



滄溟先生集卷之二十八

濟南李攀龍

于休

印

書

報戚都督

維齊在昔蓋多名將云士之談境土之盛者至我尼
父莫敢抵齒固矣猶之稱師旅焉亦無敢抵齒於我
穰苴孫子者也然兩家區區在二國時獨以解燕罷
晉西破楚耳非若今之彊倭轉寇東南數省殆遍唯
公建大旗鼓掃清海上大小百戰無不奇捷遂壯
皇朝之氣而遙制江廣使諸偏裨得賈餘勇填盪潢

池功不且半天下乎不佞實爲偉之想見其爲人也
辱示新刻觀公行事所施設者閎廓深遠不佞雖未
能竟其義恐即司馬法十三篇不能過也足下起閭
伍之中而弱冠登壇海上之役籌策明矣是書也政
自論其行事所旣施設者尤非懸度此何以讓穰苴
孫子哉竊聞綏履蓋在吉甫宴喜之秋與汪中丞雅
歌相和而王元美雄才篇章交映是爲質有其文武
馬如不佞越在田間惟公重望錫我桑梓旣已竊幸
何乃亦復下存用頒篚璜而注屬如此

報戚總戎

不佞有浙之役則我公聲洽于海上古方叔之壯猷
無過焉未嘗不翹然願一望見顏色矣詎意假道還
朝披覩長者驩如平生不常欸接謬辱清裁愈益瞻
注不佞至自拜表則公之美譽盈庭英實四達秋
云高矣漠南宴然近年以來其在于今羽檄交馳之
時也獨非大將邪何公之先聲乃如此詩云征伐獫
狁蠻荆來威公威蠻荆而獫狁來威

聖天子在上簡書非常之遇乃公輒試輒効以釋
聖天子北顧之憂而使邊陲被安堵之慶厥功茂矣
不佞與里閭之榮施獲再望見顏色不勝大願無已

則有聞問起居焉唯是珍攝膺寵以副凱旋燕喜之
祉

與戚元戎

有味乎公之言兵雖稍增而計日可罷者過之財雖
暫益而他日所省者倍焉其猷一何壯哉至謂將官
廢習技而教流黃鉸造之巧以爲奇貨中動貴人遠
事漠北又何痛時弊如此其切也然則天下注意我
公而 聖天子倚重之者當奈何無已則所謂寧置
其身于鑠金銷骨之鄉不枉其道以求悅以求事立
云爾斯大忠之定誼矣我公既在久之將習服則自

求練卒卒習善則自求 利器况志存報 主者多其
人之爲可恃也防秋別 議已有 成命是又我公之
揚韜敷畧之時也邊陲 甚幸里閭寵光在此舉矣

報劉都督

始劉將軍之名滿天下 不佞願見其人者十年於此
矣未嘗不私竊念之挾 百戰百勝之功者不免自暴
其才而中一朝無辜之 謗者不免輒挫其志賢者猶
難之也乃不佞以攝海之役執事者儼然辱而臨焉
獲承顏色傾蓋如故先施自致不鄙下交由衷之誼
披瀝唯謹有孔明集思廣益之風而忼慨以之即過

意延欸使不佞繼繼重別緬縷舟中不自知其盡境
恍然自失如目前者勿論也不佞既東陌落恬然秋
毫不犯登場大閱復覩紀律森嚴士氣距躍技藝精
真可蹈水火艤艦便捷投枚記里槩舵之利折旋如
活礮石四興波濤響應削梯樹檄示疑設伏所徵敘
瀘弁旄之步閩粵善游之徒三河挽彊之騎輩相扼
腕唯敵是求乃日椎牛行犒而帷幄自愛也可暴豈
其才可挫豈其志乎天既以虎臣託執事久矣然猶
且有激乎宦成之後者動其所必奮堅其所必立云
爾大忠完節愈困愈厲而劉將軍之名愈振矣不佞
何能贊一辭 即有問焉攝海之役不佞所以身覲其
美者如此庶 取信狂夫以備稱述耳於甚盛德則奚
補焉乃既奉 違恍然自失有如目前至今不置非敢
爲誕也

劉總兵

始以前汛視海奉接顏色乃茲畢役矣契闊何如唯
是威望素崇振及萬里不遺一矢海波晏然厥功大
哉東道之便不佞敬勞將軍即雖冗僚安枕是賴用
感述焉向再辱諭欲以二鹿見餉已知麾下士驩馬
騰暇而校獵豫卜畢役無形之勝用賈餘勇今幸割

鮮以犒從者即若不佞謹致單醪云爾新茶一觴上
充雅歌之清賞以効別忱凱旋竣有嗣請不次

與劉總戎

日過朱大司空抵掌談足下聲實懋茂今之大將也
使委兩廣而制之魯之氏已挂長纓伏闕下矣惜乎
置之海濱而令勇無所施徒以距踊超騰日饗士爲
樂耳此公平生愛才首薦不佞一特知名無不延納
今已入補當爲我公游揚推轂無疑猶曰某知人
益可徵也向得戚將軍書言邊事掣肘足下寧願之
乎長君諸郎日玩膝下二夫人與諸佳麗歌舞飲帳

中何如不佞^語折貴人門也

報李叅戎

詩有之剛亦不吐則公之拒伊庶人也仲山甫之爲
德焉不肖孤捭捭言天下士願交驩公久矣在陳傾
蓋雅意一時至今未忘念不可報先慈見背矣方愧
大梁署中猶尚淺乎其爲緇衣之愛也未敢計聞而
使者追及于曹致賻惠焉何以有此於長者乎以庇
二十六日抵家訖便附謝悃以慰未懷哽咽不次

報鄭叅戎

不佞以庇凡叨二省咸我未侯開闢之地流風具存

不佞里閤借餘用光并殷懷止安得握手尚茲一堂也竣賀周旋游于北園飛雪之夜言歌且奕者誰邪戀戀可知已謹啓告至以慰高情憐察不盡

與黎都使

貽我來牟公蓋自淮徐千里而近矣酌言嘗之乃沾汗如身在故鄉者非投醪之惠耶至今念之與其矜南之竒也寧北而狎處斯又不佞託於長者哉

報施都閫

日承使致大藥小械當已覽裁矣某不佞一奉顏色私竊念之安有用意如此其篤信而大道不至者乎

極知公嘗試某可援而入之不可耳雖甚愚陋稍知禁秘後轉勿吝傾示必不辱一門下也何如人便附謝起居不宣

報聶都閫

唯是我公大制閫貽茲陳臬者相勸與朝夕乎中州之役也奈何以太淑人違養遽奪此誼也天實不弔而公辱愍恤匍匐旌賻覃及不淺矣

報韓都閫

不肖孤得以鄉曲之誼從事中州也自謂朝夕乎平生之驩相勸于役矣先慈之變曾是不意而公實日

臨焉以佐匍匐舉大禮賻贈單及遠勤導使百爾爲
愛荒迷之中俛俛之謂何而敢忘指示之德也

答蘇州王使君

西時過大名署中至今念故人高誼無已即亦爲一
飯不忘鉅鹿邪春秋實六易矣海邦盤錯不佞知必
借使君而績滿以遷又非以待國士雖蘇旣又生息
以之即使君亦惟是顧復奈何謂以三年淹也不佞
杜門伏枕業爲僻情之夫五載於此安得札貺從天
而下則戮餘之氓屬使君車下如元美者感遇可知
也

報金蘇州

某不佞亦唯我公宿學特行建標吾黨人自取裁不
求聞達其在不佞尤謬薦寵雖悄然稠廣心固已默
識之矣即形迹之疏數曷計焉日辱延召再承出餞
不勝感戀僕旋報至附上起居嗣音不盡

報陳保定

其在濟南則唯我公儼然大老也吾黨小子無不知
公之抗節三輔爲守臣者即無不知公之爲隱君子
誼甚高矣或出或處誦德豈有窮時此不佞某與有
寵光於公者不報也日承延召祖餞稠疊僕旋告至

用附起居炤諒不備

報張開封

不佞之所得托乎陳臬者凡以取繫乎郡也薄祿之孤匍匐用勤而能坐享二千石之政平訟理者乎曾是不意先母以一夕之疾溘焉見背倉卒暑伏計出藁裡孰爲敦事盈尺之槲木若以羨然者非公乎思母而及擲思擲而及公惟忘其母斯公是忘孤何不
幸大變如此何幸公以長者收視如此也使不肖孤當大事什舉其八九矣不可不知也

報李一守

不肖孤所得扶柩東旋者郡大天力也公匍匐多矣乃益推鄉曲申之賻贈爲愛無已時孤何以有此於長者乎

報周推府

不佞何幸公之臨是邦而理之也謂父母孔邇顏色斯日承之耳奈何不夙戒焉而適館則車駕出謁矣至今怏怏唯緇衣之愛未致而其無能爲役所恃以匡不逮用錫貴省者未請也戀戀可知已僕旋報至并附起居炤察不盡

報魏推府

曩唯辱領公寵而延欸門下視昔關中之役驩焉一堂者時也則十年於此矣菲劣乃叨今命用刀筆吏案牘自苦安得若我公據九鼎演丹經服食為樂乎僕旋附謝并致起居炤察不盡

報歸德潘通府

不佞孤業已違茲恐所由以扶柩汜濟者其大節也天實不弔而公匍匐於河上執紼用勤致兄弟之誼者故人乎覃賻臨苗與惻然此心

答馮通立州

文大業也校文十八役也秦漢以後無文矣今日古今

文十卷有之乎 明興一二君子天啓其衷輒窺此契然而一經傳誦動駭耳目未嘗不以為不近人情者不知千有餘歲精氣旋復遂跨遷固勢必至爾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哉不佞憂居百凡荒廢篋中集四冊奉塞葑菲之命雖不敢當作者然其締致亦苦矣足下秉鑒秬林持衡詞苑固某所長鳴於伯樂而一顧自喜之時也儻辱財華斯埃百世無疑焉唯是塗揭卻示以匡不逮而勸嗣請是同筆研之誼也近代諸公無非哲匠足下當已采錄過此恐難言矣據所見而次之何害乎縷縷不吝寄貺與聞

其政媮妁何如

答殷鈞州

孤不佞蓋承乏中州焉唯公之共理而勸茲于臬之役也通許之遇從容片語蔚雅風流尋接省中注存郡乘所圖典籍其紀遠矣大政日新而先慈見背不獲遂嚮止之初心以効揄揚於萬一快快自失耳乃辱使者儼然臨祭寵以奠章其曰念此兩河民瘠土确仁哉父母之言乎哀愍之私不替旣往厚自性德非獨腆貺也龍何以有是於長者哉旋便附謝摧隕不次統唯憐察

報陶睢州

魯先生同列薦章以母老辭銓曹之命非足下郡中士乎孤以母就祿而遭禍如此則足下儼然臨况焉孤何顏以立天地間也祭不遠百里已矣而重之以賻則長者之誼甚深不可不知也

報謝祥符

先母之變倉卒暑伏藁裡之外計無所出乃謝長者誼爲棺槨遠莫致之則足下會車以載式遄其行俾不肖孤得以當大事於什九匍匐爲勸賻賙稠疊儼然臨焉爲我心惻維親不忘敢忘足下乎

報內黃王令

天縱之才辟之飛黃結綠其步驟符采人盡竒之不
必卜繇矣不佞承乏關中得足下於髫齡蓋適遇之
耳自我不見誰其舍諸而敢貪天功爲己力乎况復
不數年而舉進士出宰百里由是以躋崇揚烈載錫
之光爲不佞重使得以藉多賢蒙鑒裁之稱者哉輒
辱存問是明不鄙雖足下性自篤誼然即所不遺故
舊而加意百姓以爲百里父母者可因識其循良之
績矣旣以緒餘成政而游息於藝文以嗣家學奚但
仕優則然也近會王元美備述足下爲屬吏之最者

狀云三郡一令矣此公少推與而獨極口足下矣

報易吉中尉

足下好士如不勝所交多君子也不肖孤蓋信陵高
之相勸以成大美矣老母之變不意奪焉人才之難
豈獨其天乎

報松泉

以孤觀於公之福德蓋冲雅而耻以才自見質行君
子也多男而多賢者詩書之聲皦於絲竹揖遜之容
恭於富貴孤不佞辱茲秉憲扼腕大國之風矣老母
之變臨祭儼然敢忘答稱使旋附報庶慰永懷哽咽

不次二君子幸爲道及

報一樓

孤遊大梁中所睹翩翩佳公子也烏有知足下美秀而文者乎信乎才自天出之異乎人也屬方抵掌談古昔藻雅之士論世尚友而老母變作矣儼然臨祭蓋戚然其爲心有餘悲者何以得此於足下哉

報于子長

日承不鄙即儼然衰服之中三致意焉其盛秩席而召延之也乃不佞旣不逮執紼之役於太夫人而真斯無狀奈何復辱推餞益形菲劣乎唯是銜德負罪

並以爲謝僕旋起居垂炤不備

報王子利

不佞所辱足下延欸者三而未能趨領也可以置之矣則攜珍而饗之以致臨幸出餞于郊遂睽仰止然所恃兄弟之好而爲豚犬駒觀法焉以庶幾無大笑者不佞未嘗一日忘也僕旋告至謹附謝聞炤諒不備

報鄭永侯

黎公至浙乃得足下起居不任大願永侯勉爲一出也以足下宿將開府兩越大名矯矯而抱未盡之蘊

人其舍諸不佞悠悠雖在欲棄欲取之間不敢謂援足下以自重矣此中世情一符面命而新政操切尤非昔時圖歸之心夙夜不置矣

與劉希臬

十年家居稱貸瑣屑不計子錢用濟屢空贍及病友方欲立逸老之會以樂餘年而高卧不堅復此婆婆甚愧夙心矣

與張少坤

人言不佞不難於不出而難於出其然乎

聖天子過意病臣無以答稱寵命此其出而自嘗所

由以充乎不出之類者備是矣初向以邴曼容薄游自喜乃復渡江與盡力勉遁思抵浙奔謁無暇起居失次深愧高卧之不堅丁躬自瘁大何尤焉郊別馳戀不任長者十年楚然之愛圖報無時耳

與趙仲鳴

不佞雖今薄游乎計唯中返使諸君子謂不佞初自三秦拂衣者非敢爲矯也盧城一別遂遠聞問抵浙趨冗爲勞辟之押鹿豈能一日而忘在野自知此態是關福德然而性定之矣可奈何歸思之方求也

與吳思睿

思睿知我四十年矣。嬾不能事，何可復羈風塵之中。念父高卧聊試一出，至則興盡不獲遽返，何見之不蚤也。非敢爲僞，以予視思睿老鉛槧之役，息業未效。常令玉函之廬，契闊城市，何異白首隨牒，自貽伊阻。王舍城二頃田，種秫自樂也。

與金蘇州劉延安陳保定公谷宜興

不佞吾黨小子也。越在田間，三值竒疾，用是不獲執御于長者之側。十年矣。濡德先達私淑孔邇，致有是役。實惟長者之教所及，而由某以著我濟南多賢爲寵下輩之誼，不能忘者。南發復辱祖錢嘉與至渥承，久更作以貽諸老笑。奈何幸終始成愛，以示不鄙矣。

報李伯承

辱庇先慈乃襄大事，方念濮陽遮祭寵光，道路未能報謝而愍諭至矣。是日也，實唯小祥之期，視公所云雨中銜淚爲別者，又一寒暑會晤可圖。先慈不可見矣。悲哉。追言夙昔未嘗不戚戚於長者之誼，奉讀哀味蓼莪之響，摧隕自失，賴業服膺稍陶沉痛耳。公以雄才詩名重當世，而晚得主器精健岐嶷，即宦游躋蹬正唯含飴之樂，日殷膝下，不以彼易此者，而况出

自丘嫂貴嫡方處家政定如九鼎矣而今而後是公
高枕之秋也不識讓畔之俗可以美後宮之盛遣
所不及御乎此固公所能也又何以堪輿家言爲哉

報張肖甫

改元之歲先妻襄事矣帝命尋下乃先太恭人捐
簪珥而犒邸走也于浙之役蓋捧檄之情渡江周旋
元美子與二君子鼓足抵掌未嘗不忘遯矣西土之
人非滇則粵安得厚集禹會壇王帛旗鼓以快平生
成說不朽某亡論凡六月自藩入賀再晤二君
子雄飲海岱之間相視飛動即與酒逢酌亦惟二三

兄弟遙駸駸生色如從楚蜀起者元美得足下代固
竒而所代復不佞豈不益竒正以不與黨乃二三兄
第翩翩維新之會耻且彙征因以自兆俾免聞耳過
此則雖元美乞骸之疏行豈爲遺憾哉在昔學士大
夫掇拾聽說掩其不技如元美所謂跳而匿諸理者
不自知病竊矣即輒據顯貴終豈謂此輩效也足下
自負才氣不欲居吳徐二君子後是天之未喪斯文
又何患乎心神不自致也引示恒嶽諸篇合轍迹元
美此相爲代之效甚明矣先慈所棄不佞孤於汴中
垂踰年者兄弟之誼不忘使奠且先吳徐二君子憫

勞備至寵錫大亨其何以圖稱萬一於此昔所出宰而按轡臨之樂哉其尚良食

報周象賢

公乃坎壈失志所不日夜圖之者有如漢水然二中丞交章薦列不以既去爲解疊焉惟恐賢者謂不知已公之名重天下矣則元美有心哉不佞何効焉曩以入賀辱公遣餞計爲報而先慈之變作矣再誅承弔兼之腆賻不遠千里爲誼過厚也不佞爲致啓大宗伯者力竭于此唯公財幸使旋附謝并布候悃摧隕不次

答灌甫

日辱愍藉惻然未報也乃所有則夙夜倚次服念高誼勿忘云爾敢復望嗣音久而益存乎曩爲匍匐豈猶未至而蠲吉馳示使在萬全恐墮俗術爲失仁人孝子之至意此其大德何能萬一答稱也念唯 贊國興文日勤執事而意遙及此其益不知其所由矣左史役便附候陳謝統乞垂炤摧隕不宣

報灌甫

凡客之游梁者蓋莫不問禮足下稱博物君子也秉憲之役多聞是依未盡所請而奪以大事老母逝矣

猶若有遺焉而顧之不可致則維足下之故哉儼臨
賻祭用識不忘跂予奠章幸終爲示

五月六日灌甫中尉誕辰啓

茲審赤德覃宗朱明戒仲臺流王吹清聞子晉之笙
壺寫金漿美薦鄒陽之酒大河演裔永言接于天潢
維嶽降神久視偕諸少室期一日而長彌高靖郭之
門境千里而遙懸映小山之賦某游孝王東苑自惟
枚叟斯朋仰公子信陵深愧侯生虛左謹篚二瑱擬
續五絲幸值浴蘭之晨尚存氣味益熾然藜之火不
棄芻蕘

報朱用晦

今天下二三君子者不佞之所習也其於取友明卿
徂喜中必其獲德甫鵠立偶斯不垂成惟足下一人
焉以之則足下可知矣此不佞之以習明卿德甫者
知足下也而握手無論焉足下若猶是脫穎大藩日
數諸公之門所握手者何限將明卿德甫無論又何
爲千里慕義以謬託不佞而介之寵靈以彼易此必
不然矣然後由諭而觀所扼腕於同聲執鞭於大雅
者如就中原而周旋焉始爲愉快重以風寒易水赤
幟當時尺牘生色片辭入致忼慨自雄翩翩俠氣可

想見矣將由足下益習明卿德甫則二三君子者取
友安有極也不佞十年自棄巖穴不深歲辱三遷老
遑將毋無補 清朝而又未敢遽乞病免坐恐此道
尋荒仰孤足下相存美意奈之何不佞七言律成篇
而已樂府落落似合似離今何以當足下之心而曰
千古天授也將由足下益知不佞則何以哉然不佞
之所徼惠於足下者以爲非今嘗試則不復也業已
白首効菑惟以無累二三君子者是圖則足下固無
有同舟之役矣無亦以二三君子爲累者圖之不佞
不勝大願於嗣音如此

與華從龍書

從龍足下不佞某僻夫也杜門謝客二年於此矣即
未見好士如足下其人也足下不遠千里再致書於
僕而再不得報於僕可以已也而三致書於僕足下
即自昭曠無校其在某何以得此於左右亡亦恬愉
之誼有槩乎足下之心千里而一知己所猶謂此肩
者與梁伯鸞有言將遙集乎東南豈所望於君之庶
下哉不但來諭所云渡江而弔元美也

報聶儀部

向伏西曹爰竊夙裁意獨偉焉垂及宮墻而公拂衣

出矣不佞拘除郡省不任貽肆自棄 明時杜門七
載僻疾已錮久無聞問於長者適奉手教從天而下
謬許神交某何人敢辱此誼然公尚論之傍情也以
視握臂一堂相得驩甚在昔有言不可當吾之世而
夫諸侯非所欲不朽一大事者乎明妃六曲可以怨
矣輒取附和見同調之雅并代起居云

報廬陵劉夫

陳憲使至致公書而公復致以聶公書至生僻人耳
其於長者徒以一時游譽謬承薦寵久斯置之矣今
安得十年之後猶辱記憶不以竊伏蓬蒿之賤數千
里外而勤執事者乎不愛以其師身爲介而并得所
致以爲故人重者乎此計無他豈其蚤歲自棄有繫
於足下歸潔之微旨乎無亦足下取友不遺之量所
自至也

報周真陽

維夏得問未報斯置之耳何至不遠千里重使相勞
乎三復尺牘深惟尚論不盡友天下士不已也乃知
無斃於不佞者有是哉前論屬某著述自見顧非其
人而足下愛我以德夫復不淺博南旣開千載得足
下豈爲非且莫遇之也徐吳二君子海內大家並茲

命世足下從游其間其在臭味則足下可知矣乃今而後於與有寵光

報周真陽

頃辱使者附藁上誠以海內之數君子足下身爲屬吏而出諸門下有其二焉不佞不可不知也將斤削是求而重以布列不佞何所聞過乎版即竣尋爲置之矣然斯其誼非不甚高乃即不無由是以藉妬口者不佞杜門八年於此即杜門八年於此也一爲足下嘗馬而莫我肯力豈獨其才不能私一令長哉仕固莫難於久之不厭而忠乎其始易合也足下勉

之矣不佞方竒疾經今百日盛吏入視邸事又迫埃粥氣稍充當圖所爲灌縣公碑以報稱足下委命不淺耳

報歐楨伯

以余致觀楨伯則必褒然一國士也黎惟敬於不佞蓋嘗爲信宿之好落落爾十年不遺一字書彼一時也量無以與進斯至今置之未爲不厚也乃足下崛起嶺南論交海內不佞未嘗傾蓋望見顏色何以槩於心而三勤存問務得報而後已此其尚友自信不回豈彼悻悻干牘之微可以計不朽一大事哉奚啻

千里但足下已游子與明卿間則不佞夙昔與二三
兄弟周旋中原者惟此氣類足下何患不佞之終無
以效左右乎 諭引請謁江湖之語誠不佞僻性不
可遽移然謂門墻太高則吾豈敢又使少年盡夫倒
屣楨伯何貴焉不佞所爲不同郭有道而同一弘獎
風流如此足下總角事黃君即青冰自許誰能易之
乃余所謂楨伯必褒然一國士也諸詩有格微辭兼
到其白雪樓黃河中岳 長陵陽翠師子南內等篇
尤爲雄麗蓋耻爲輕便專求興象正盛唐諸公擅美
當年而足下所繇以羽翼二三兄弟者兩生有言不
覽伏枕草草不備

報茂秦書

可使于鱗不知南海有歐生是矣惜也公實過化不
見楨伯于今日則又不佞河山之感而願足下自愛
不淺二詩寄答其一則前屬許右史失附者並上裁
爲足下者意則至矣豈敢謂足下已老勿厚望之即
示小詞取韻亦不妥能坐甘薄俗過我論詩不

與俞允文

曩辱仲蔚風期千里瞻焉爲平生之好云自元美得之不知不佞之有仲蔚得知元美爲多也豈徒邴生薄遊有以當足下之心爲知也即知足下於元美可矣佳章冲雅直有應徐之韻遺榮棄鄙議一往不復疑美人雖云遠詎令歡愛攜颯颯乎其言之也中心藏之何日忘之然則嗣音契闊旦暮遇之矣惟足下憐察焉

報張幼于

不佞知幼于以元美哉自幼于可知耳再辱諭豈敢忘之顧翁行實諸君揄揚具是矣無弗得雋者而使不佞攘臂其間豈不難乎其爲後乎然幼于與元美命也雖復蕪穢以藉諸君矣

與張幼于

久不聞問日以耿耿曩讀計書見君家伯季交萼同輝爲踴躍焉即知足下潛推大美將獨步千里也其惟二鳴編乎明珠在旁已慙形穢冠玉其上重使心勞不佞何以自免將無令觀者披華首簡而顏色自假邪即足下一顧力也先聲致人足下爲我田僧起不淺况崔延伯並驅中原借長君爲勝乎不佞蓋甚壯之

報俞仲蔚

仲蔚足下幸無恙閉關日勝自梁伯龍稱足下所以
為隱君子狀心未嘗一日不在五湖之間乃不佞朝
野混迹耳孰與足下結髮山林之為獨行也元美兄
弟得請訂當大快敢聞左右度知集蓼辛苦非一士
之節矣其過而勞焉如不佞起居足下者

報俞允文

不佞承風執事蓋前高之重以梁君備狀起居比躅
禽尚盛世逸民願執鞭矣私懷偃蹇敢謂氣類亦自
一老諸生在田間耳即梁君豈無復焉華山圖生韻

古淡展帙如夢斯王安道可知豈獨先輩多賢新題
悲壯雅與爭奇二幅已充庭矣謹附謝章取和諸以
唯梁君

寄俞仲蔚

仲蔚海內此人耳屬乃天弢孿如牽復罔極埋孤自
帝吾道距沮所由聲氣相與倡和交應令之懸解非
足下輩乎聞子與云足下故高隱即雖還往亦惟伏
臘誠有意乎此人奚以其跡疏數哉

寄周公瑕

公瑕足下得非公瑾後乎何縕藉如此四明薛生迷

足下誼甚高謂少年不肯俛首舉子業即名日益起
至使元美每致之及以介不佞此其於人不已重哉
樓榜牙章古色飛動頗從游藝以示精真不佞願因
元美交驩足下不間千里非槩無繇矣

與周公瑕

不佞承風公瑕惟日夜望見顏色不可得也重名遂
未能自遜使海岱間有大雅遺音長者高躅各稱甚
幸惠然敝廬矣雖鷄黍惡草然以延寵光構不朽一
盛事尚亦有賴焉華陽一晤解袂千載將無亦云爾
哉菲劣不恭則蓄極而發未逮致情似畧云爾

報薛晨

文章翰墨造物所恡今時貴客側目此技甚矣吾黨
自諱言之每得一士臭味苟同不啻骨肉維是與足
下傾蓋而故云足下垂四十載攻一藝窮神詣妙即
枯管成精靈非其人誰則知之哉願足下自愛歸幸
卒業羽翼斯道徐子與以太安人誌銘見枉雖儼然
在哀服之中爲誦足下高誼若就見之足下能往弔
否三編楷隸筆法兼長寵光草茅昭揭不朽文房諸
惠可謂清貺敢不受賜捐金相致恐非行客所施於
病夫今用附使完上

報梁伯龍

伯龍詞伯執事則優藝死老也不佞田間一惰夫耳日乃儼然辱而臨焉何知其杖之杜乎蓋曰中心好之曷飲食之僕之役在此章矣元美北行嗣奉聞問重以翰錦睠焉顧我者伯龍邪乃元美既得請一介相存不佞踴躍凡為吾黨與高茲役遂附以勞左右云

滄溟先生集卷之二十八

滄溟先生集卷之二十九

濟南李攀龍于鱗撰

書

與宗子相書 三首

不佞近奏績書當已見報唯足下左右之一老吏安能為乎秋風且至東望愀然龍也奉職無狀大旱之後水蝗荐至雖某善卧一日為多方且首鼠牽於腐儒之見不欲為苟去以萬一人之憐我不已迂哉向所示徐君云云者非敢自視大異不欲輒奪足下之愛次者慊慊為難爾今所有陳情乞骸骨而已仕宦

四十郡守頭顱可知三年不調意同於棄奈何曠曠
無所取材差強足下意又何恤焉

又

元美來亟謂子相出遇都門之外信宿而去蕭然各
有江湖之氣也壯哉邢州大守奉職無似囹圄空虛
一日治牘十日為布衣之飲齋閭海內旁若無人郡
城之樓不下百尺西望太行東望漳水北眺神京一
瞬千里歸復雷雨乃歌黃榆諸篇以敵其勢則響振
大陸秋色漂颯頽乎就醉遂極千載品物五子於中
原右宗左徐哀吳郎之去國悼梁生之不祿是時也

曾哲牧皮為朱狂他豈暇論哉月
握手洛水之上黯淡不語某雖僻

晦興盡驪駒在道
惰旋亦自失也

又

既望廣宗尉持足下書來云當不日有嗣音明卿故
吏回邢州吏有事於宗伯各致數字豈不既已煩左
右焉而愈益延佇永日不折腰道傍即高枕郡齋卧
足下以為非人哉老吏上某績屬足下省中僕泗固
當繼至上乞歸疏足下省中則唯足下留意焉元美
今安所期對髡鉗之士彼二人者則猶藪藪聞戒未
已也奈何

與吳明卿書

元美書來亟言足下似欲據子相上游者乃足下亦自謂宗謝所不及而梁徐未遠過也明卿明卿亡賴哉三子者不可謂非海內名家矣眇君子雖耄而繩墨猶存明卿今見其勝之爾即一日千里某何敢私諸二三兄弟乎子相復言某在郡作何狀豈猶不理茲多口日足下由邢襄間得爲某甌吏者殊深何但元美干城五道也

又

日不佞入計則足下傾身爲某馬海內二三兄弟固

無恙也握手中原悲歌相視旁若無人旣彌月矣欲造物不妬邪某于時固知當有一別如雨者於今日耳明卿哲士夫復何言某亦猶浩然有東意明卿幸無患郡齋雖惡尚能具十日之酒天豈更相厄哉

又

明卿無恙某比歲伏枕之日半之旣已拂衣業杜門一切謝絕客蕭然若未嘗有世上人者今彌年矣獨王生時時來不佞不得已強起爲袒跣相醉耳春來殊憶明卿度幾握手河山之間時事不必言即未嘗不已如言者大率吾二人不如元美輩爲能太骯髒

於俗態而已咄咄明卿奈何不忍一日之不宴而偃
蹇自遠重令放為豈所謂焉往而不三黜即三黜又
奈何明卿何

又

所為勞元美於家難者僕日夜望足下與俱耳兗州
書至今某投袂而起屨及於室皇策及於寢門之外
車及於鞍山之麓矣客乃言有白眼君子者從楚來
檄郡大夫稱故給事中與吳按察大醉狂歌泗水之
上指顧甚異當是精物信宿發矣丈人勿自苦也已
乃開槭讀明卿寄章寥歷愜懣有脊鷓之心於元美

者豈必繫之馬哉淡 辰而廣川吏復致足下嗣音知
已在九河間竟不肯 淹於吾地此一時也足下乃在
酒人傍乎雖元美亦 當自竒耳然勿更言子相使我
二三兄弟酸鼻矣便 可示挽章吳峻伯頗見傾注徐
君亦誦足下無窮

與余德甫書

不佞杜門伏枕五年於此其於諸君子斯置之耳安
敢謂有一再存問如足下者廣川書方捧檄道次使
命未敷首及故人林君之東復無它屬肫肫病客如
就語焉不佞如某何以得此於伯兄而何敢忘之無

亦虞翻所云天下一人知己者足以不恨也天下皆以長兄不締膺仕爲高而尤以不遺狂生爲美閩中信樂安得三年淹也子相已爲異物足下以骨肉爲治後事海內二三故人莫不悲感於大誼謂可以觀交情今不識其刻文已爲刊其所忌諱而後布之否故人陵替惟足下自愛節鉞一方建幟多士卒爲二三故人蕩滌此意不淺

又

豈其然乎余聞之足下有毀傷薪木之警何天重困吾黨也不佞不淑乃歲七月爲駒也母者竟以不起

匍匐襄事爲憊已極不佞魯之狂士一旦儼然衰服驅之人禮之中杜門十年忽睹弔客會葬僕僕四視如處女闔戶矣乃知莊叟鼓缶亦哀吾生之常勤耳郭使君古之遺愛又郡百姓之視其去如免赤子於懷至乃有此豈獲乎上它有道邪即仕宦之難何恨德甫之不理愈白矣元美杪秋得請使寄白苧今以篚足下焉外律奉憶敢并及之間者殊闊勉之嗣音

又

自爲報閩中且三數載不得聞問契闊可知王中舍至始得足下不理於口狀而素產蕭索將若不能俯

仰意殊不甚三復大篇覺然無一凡語乃知足下自有所事不著常情即所可欲不遑暇顧今亡論足下心跡山川勿舍行將夙夜即由是置之立言當世作不朽一大業無不可者豈其吾輩厄此百六遂爾蕩然進退維谷必不然矣而後乃今二三兄弟千里比肩守望相助德音不患不孔膠耳某七年杜門於此何嘗坐自悶而令色萎黃唯是德甫稱同調哉自愛自愛江上雜咏吐哈老莊擁帙閒居超然人道足下庶幾無疾病何媿快至此極也

又

得王將軍所寄詩讀之即報元美曰余德甫晚成七言律乃有其勢雖氣未備生惡可已小美之下將其人焉小美敬美耳又報子與德甫七言律乃有其勢無已終當自詣為大江以西一人其於吾道所樹不淺矣不佞所游元美徐吳外德甫也業已自致獻吉時則若能侍御者自今視之豈當德甫於吾世邪謝茂秦見懷五言視昔故不較乃李伯承亦以疏歸尋惠刻藁其在吾黨雖有臭味然落落耳德甫務工七言律當作俱胝三行呪不啻大江以西一人功名一長物也德甫寔繁有指乎小兒豚犬也叔父何自念

之

又

郭使君旋所附聞問者當具是矣亡妻襄事則之官
遇王將軍於途得足下起居畧不知郭使君聞問未
達也歲十二月乃渡江與元美兄弟者雄飲姑蘇三
日夜逼除以抵任出謁無常時三月至自攝海四月
以子與盤桓西湖之上凡再浹旬而別五月分藩命
下而王將軍所寓足下書始從濟南來明卿已移高
州六月以賀東宮行暫詣元美兄弟視之九月朔
抵都門初三日旦入見帝是役也凡再浹旬而

竣亦與子與凡再浹旬而別元美兄弟所抵大名抵
金陵皆以前月也十月抵濟南且抵浙圖所以報足
下則十二月河南之命又下元美與為代馬元美正
月自大名亦詣濟南視不佞不佞與雄飲一鼓而盡
一石矣蓋二年也二月抵河南日夜與殿卿緬縷不
能已三月得子與抵武昌書云明卿抵高州則不佞
抵河南之月也是役也與子與周旋浹旬者再與元
美相詣雄飲者三與殿卿日夜緬縷者無常時得明
卿起居不佞者一得子與所致明卿起居者亦一則
是二三兄弟雖老相望中原猶可春秋耀吾鞭弭取

為快也左提右攜唯德甫是求而須臾忘之哉四月
以至六月太夫人舍錫弄孫不佞始就筆研乃圖所
以報足下者如此矣為致用晦執林奧鬱今之諸王
孫掇躡有之貴倨耳誰當告者足下與明卿用用晦
乎亦用晦能用二君子耳今不但其詩之體裁具是
即尺牘矯矯不作近語則人之不可無嚮往也如此
足下其列之吾黨離合之間為道不遠於不佞何有
哉千里慕義在昔難之是足下與明卿之尚友也郭
使君幸無恙駒兒豚犬耳褒然使冠多士何以稱有
造之私然亦一吾黨之伯樂矣

與許殿卿

某抵東居且二月日夜望殿卿來甚急而意不能待
愈成契闊殿卿殿卿萬里生還不當日鼓飲樂邪洪
使君力疾視事又安在哉人苦不知足初某守鉅鹿
時又焉知有三秦之役也徒謂以它遷行為不苟去
爾栖栖入關乃日夜與二三孺子妾緝蘆而處等於
幕燕一行校閱帖括成山精神既疲披詠漸廢何為
者乎安得與殿卿縮秫嚼苦驩然道故握手景陽之
濱以弄白雲元美天下才也然願一當某父矣兄其
為我職志

又

不佞杜門六年於此矣所爲朝夕周旋者殿卿一人耳向以詣除輒失其偶答焉何如奉檄而東尋好彌月益重爲別更展朝夕締將不解不佞與俱矣既西復以么麼之忌遂缺祖道是豈爲施於殿卿蓋至今遺憾亡已時而論已四至無論市馬之故假質未集以成不佞不達事體之請即其揭示妙理以持不逮如云作意求適已成勞擾實足下自天夙悟鄙何敢辱焉獨以非習自墮汗漫乃今且在求不求適不適之間度乎境變神一遷耳小人易緣老兵易得誰吾不

可與把苦吾誰不可與把苦也酷法難雅口鑿難精誰吾與把苦吾誰與把苦邪么麼一言易解者猶尚妄議自引其諸微辭恍忽感動將在曲削始祛群疑矣拙集出于客歲不佞取刻本校之酷加刪易凡什之二閱月而發即佳序亦爲正一二字剗補會就想不日有定本極知無一可傳尋當中廢但已備檢可諱語不至貽指摘者一以成魏使君之盛心一以用藉佳序云爾前月使君用幣正夫中贊更爲乞佳序一篇並乞殷集以梓此兄謙密其集恐未可猝發然豈爲故人重一序此實其乘間言之使君者殿卿以

爲何如元美書云昨見吳中張仲子爲我二人刊所
倡和詩若干篇似亦興起於海右集者但海右集訛
甚至不可讀兼復逸而莫備拙集旣達可續翻對以
終此意邵武使君亦翻子相集而序以元美海內知
名士輩出矣魏更徵拙文將並付梓不惟多取亦重
群疑奈何奈何非殿卿一校不可夫士之所寧無友
也而友必以知己者非知之難而處其知之難也若
相絀於嫌而令不得任其所便豈爲知己焉殿卿乃
今所事固自謂得主其左史又可與浮沈即受簡賓
客已稱清樂况撫愛子擁少妾吏隱王門而人不測

其所愉快哉信乎得以儉朴矯之大示中流之望不
然何必去父母之邦諺云何知仁義已享其利者爲
有德諸君故自灰視不佞謂不復然遂擯之耳中贊
君方烈炎火於諸君何畏焉所得侍郭君者矯志難
與談且問出別業無值時襲君亦但問竒語方冊往
迹日月至焉耳渾源使君一疾幾廢今亦未能往祖
之即田間亦復却掃侯氏子已屬它人劉生徒食客
無與城中事即有言中贊君者何從而聞之便爲促
序更屬白雪樓記并詩一章不然不佞必數齒責之
玉堂之署足下何以爲解虎近用鮪每御之令人着

意遂不欲遣候以酒頗佳別來日復潦倒獨魏使君
為海漚鳥他猶是未敢自獻不知元美何謂見客談
于鱗近事有感豈舊學憲恚我不納而云云即足下
亦何所聞也元美輒問足下游梁狀頃附子與書使
且旋如肯就調當抵歷報清河之役時則再達足下
不晚長君居守屢瞰蓬蒿修儀精縵推誼為多新示
中贊君文妙甚不佞何幸托諸其側所云父老上白
孝狀深得中禁意矣我朝諸公選可七八十首亦
未妥愜適未攜至城中容與拙刻刪上彼中文獻地
雅有藏本不憚訪錄以備當代之音近詩二紙間有

古體可采今呈欲令殿卿知我輩不徧觀百代悉索
諸家斯無以集大成聲金振玉耳雖然其中非爾力
也則所望於知己者哉必以強人於懸解大笑之矣
新刻尤有難言殿卿幸為我黨職志乎清酒百壺用
報佳蔬之賜暇為諸宗室中求一痔漏禁方并前所
許藥二種見致乃懇懇者白雪樓記及七言律何可
無我殿卿外馬值七星附償即太父又不敢具子錢

又

毅哉其能削梯成集如此然終自訛缺如少年行題
雖刪而詩未易不肯更查白雪樓稿耳今寄改本一

冊幸依所塗注刊補頃刻事就何憚不留意也續集
姑不暇檢不佞稍窺文章未達佛理見謂為二足下
大方兼詣並妙見謂文章莫非佛理何不可哉適姑
蘇梁生以元美書至出卮言以示大較俊語辯博未
敢大盡英雄欺人所評當代諸家語如鼓吹堪以捧
腹矣梁生亦致元美書足下并卮言云且付長君生
今東探海市計南旋足下恐不及作問辟之相馬觀
其發跡汗血之駿若無意焉其於千里駑駘承御非
不砥蹠振鬣而鼯勉踰舍絕銜敝策步驟自失無他
力有可極不可極無關齒盛衰也茂秦之於詩不佞

固知其有今日矣

又

不佞為疾適今百日以庇再造猶在牀薦雖宿創頓
失似有因禍為福之慶亦恐暴弱之餘未易以復其
平生然辛楚備嘗庶日委日熟矣天幸之遺不敢自
謂為人間世而諸君亦宜勿更以人間世視某者奈
何謂從諸生比文角藝乎夫好比文角藝者出於妬
妬出於不自信龍也其妄自信奚啻先告子不動心
殿卿愛我慮有口事傷杜門之義即不佞亦憊此子
善洩其與往來直欲不窮其交而已無所深言諸刻

拙稿咸屬倉卒然此兒行何必易今題以浩蕩行何如原冊以從軍公燕詩他集未具姑寄元美昔在正月之二十一日豈復謂更值覽揆之辰而乃覩兄八詩之盛於指掌今猶記屬駒乞兄狀而因誌于殷時戚戚焉其不爲感舊之音天幸之遺乎近示詩文統詣妙境迹藏于思可與知微日長君臨候謂不佞凡病之有形氣實客之氣理斯形平竟如其論此其卓識非殿卿不得而子何患不至道也久謝客客輒謂不佞託疾耳今已身抵京干諸貴人且起矣曰已抵汴身爲質子錢于右史矣此不與一二老腐儒左攜

榼右提局如殿卿之於孟生指庭前栢樹子道故又但曰喫茶去邪生實不德乃至親日偵其肥瘠况人間世哉藥物紗扇惠及老母并謝不次

又

自兄西不復聞妙語今安得曰道可忘而得生有待而失必令吾神於道合而已不自知乃爲得也微哉海內一人而已矣近作松聲似帶秦時雨等句益登神品夢聽琵琶前二句亦自新奇極知足下玄理高妙上首詞華然業已傳布乃生爲足下不欲示人以朴云爾

又

不佞所不貽一字書正甫者獨以有今日海岱之間
我三人者豈其又一氣類而敢自菲淺其或迹微有
之要無害天合即殿卿日夜從中調燮固亦曰其氣
類合一之天已爾寧能強非其黨其實無他腸即不
有今日我三人者必全之交也但為云尚蚤姑埃正
甫秉鈞之秋使其得以有人乎穆公之側然後徐為
邴生薄遊之計攜我殿卿東歸箕穎老焉以觀稷契
之美不愈於陽鱈之誚邪 昨元美兄弟入理亦漫及
此南還得請便詣晤言安得并與殿卿握手一堂之

上春來寥僻援琴自愛渾源有言不佞兩為大邑擢
郡太守號二千石不如陳道鳴提一藥囊乃置十金
小妾日侍卮酒何謂非薄祿相也為喻雖鄙足徵其
不獲為樂於當年蔡姬勉作解事為遣一姬進一姬
各厭余意但依疾為命每以先君子棄館舍為歎涕
輒下殊相視悲焉乃知殿卿所示寄故伎三章慘於
垓下之歌矣

又

小豚犬老夫爾耳乃辱祿佩之寵愛我哉松霞之祥
又何可當唯是日夜祝諸姬安得就館為足下更產

一男子使豚犬在兄弟行益延世講乎河嵩之英取
用弘多矣向謂李伯承忌不與我爲天門日觀之游
今則果然元美亦未至魚蔬之惠姑領俟之襲生書
生勢自依依不失爲故足下何慮焉卒恐上書之念
未已不甘一貧博士奈何近數過我手談相命不及
時事豈不佞因而學之邪新篇殊覺適上神明垂應
但足下妙悟求似即止不肯由所不似以致其似爲
遽有所隔乎正甫方獲主器而闡政不寧賀者在堂
弔者在門每有良朋况也未難不佞適讀薦章知足
下以其人相爲力不淺也不然豈其自棄十年于茲

公朝大舉諫臣斷斷不佞如某一抱臬吏者滿天下
獨安得濫與二十八之列必不然矣即使其奏終寢
尚可一吐吾黨之氣不謂殿卿取非其友也不亦一
快哉老嫂長君亟於豚犬有餉併報附謝

又

病後性愈狎野每一抵家事出理外如觸籠之鳥矣
兄大積勞以承馳典黃金橫帶文章清寵馳騁諸王
之門遊梁信自樂乎亡孫後黯然無狀杯牘浸廢乃
以琴自遣耳杜青州近饋一牀及第所蓄似足不徹
道家所貴得意忘器尋且置之矣市價不定兄姑返

馬仲月子與一介相存淡旬元美寄致甘毳均之拳
拳我殿卿咸去數相聞也元美病瘡敬羨云斯人斯
疾今率當過已吳峻伯寄歲編三十餘卷曰公試覽
此當何以從于鱗元美子與之後殿卿以爲是何言
與新什於初冬客思尤妙爲宗周氣業師筭字當易
諸賜精竒俱徵注念再頒藥餌尤軫扶衰歲杪興言
懷人覩物想况惻惻同之蘇子卿有云我有一尊酒
欲以贈遠人凡三品五盛以付屬車至可呼群姬牛
飲把犒當御謹伺入我牀下者灌將軍罵座此豈爲
罵帳邪

又

夫玩世之爲大於辟世也邈矣不佞第僻才似可足
辟世耳自視無長兄之通才將何以出而玩世邪此
公爲吾輩乃如此然其自視則昭昭十年一病夫傲
惰無狀一朝與大廷薦列謬竊國寵尋以爲且置
焉而有今命即有道如長兄者知亦爲第踴躍矣
是役也可以暮月無大過不負翦拔之雅然後更圖
作邴生計以報諸公者恒於斯也十年恬退微名不
當人意一朝失之而辱翦拔者亦恒於斯也兄而爲
不佞願之乎雖然亦患有道不如長兄耳苟唯其適

十年微名亦何用哉即一朝失之是亦遺累尤為光
塵俱妙但弟有難言姑試暮月終當以辟作青如秦
中故態者兄幸識焉此外唯冀三河間一握手足下
庶幾少恣云爾浙牒已下濡滯不果豈恤微名畏繁
以勞半塗而廢取笑里閭也今月二十日當南發此
恐不待褰帷而悔奈何長嫂長君稠疊出錢不肖駒
又辱子長復締新好微惠長兄殊無已時亡妻以來
再捐產畝信乎貢禹賣瑯琊之田而赴彈冠之會非
妄也盛貺及期暫免稱貸矣

又

南發無任硜硜十途之狀勉抵浙百違初心業已
失計尋復自解謂我長兄前知不佞之不堪此而不
言也終恐故態田作貽笑鄉曲忽起忽罷狂妄人耳
所唯其適卽并其名實而棄之何恤焉勞形則敝道
力忍性則闕道氣不佞其蠟穴既不能深川澤又不
能廣絕物哉獨念平生殿卿知我可與言乃不佞所
值凡多無其理者之事即雖神明用必其知我也誠
皆無其理者之事言之誰信之邪所求三河間一握
手庶有披豁欲殿卿信我不必其理斯白首知我愈
盡耳逼除視政似在驛傳既竣閩署尋攝海道莫春

旋省乃得晦日邸報陪叅江西本自非才自宜常格
見處且爲當路乍記乍忘援止而止甚足以成不佞
不恭之趣而混薄游之跡轉相便也殿卿爲我願之
乎姑蘇與元美兄弟及諸名士雄飲一日夜而渡江
之興殆盡子與數相遣候致期而不虞妨之今猶咫尺
千里所謂三河間一握手均之天不假之也然子
與蠲吉屬且謁選計欲方舟北過元美擊楫中流以
迓明卿詣廣陵宗生墓下醜酒爲別似亦千古一勝
會然後間出大梁攜我殿卿登平臺弔鄒枚與相如
把茗相勞駕言趨歷拜太夫人堂上稱觥爲壽再遊

王舍城之野杜門高枕彈琴散帙種秫在庾半醉袒
跣含飴而弄少子以埃殿卿之有意焉歸逸二老於
當年豈不天之道而善學猶龍者哉子長貴人壻今
大捷矣殿卿固自一快而豚犬駒三附雷陳百折不
置蓋素竒之迫行致締以遂前好識料可賞不然且
當新命嫌於閥闔子長即不棄舊德如駒何浙中炊
玉薪桂廩庖疏冷衣冠禪理雅相晉接澹情之勝致
玩世之妙理也某不佞乃處名下年少自喜窺人卽
稍墮落彼其謂我何十年寂寞作苦今倒行逆施邪
始知長兄陸沈王門招搖一世者不動焉而已俛去

侷留如不佞未免滯乎其形矣老嫂屈尊出祖推愛非常賞鑒嬰姪如躬襁抱可謂難也適致問長君不佞僻拙里閭所棄獨厚貴門謬與世講遂令某因親不失甘置其餘云

又

聞之使附啓乞狀當再抵覽凡奉先後二致書慰勞周至者且諭貴體日佳自幸仰託未艾矣何得衣被小豚大襁抱中蔡老安舉以命僕不敢當報之德世締伊始矣適又袁生書云權禮以時與戚

寧易有味乎其言之也無論九歲之孤顧惟寡母即人情凶薄亦何所不可流涕者任之耳徒戚何益然而無財不可以爲悅即易亦難奈之何又云襄事無以誌爲解是即前所教以仍先大夫舊壙云者不佞豈忘逢於何捆心齋王之門若使貴公逗留搖筆不下斯置之矣某于此苦塊慘惡寢伏僵孿甚不便於倚次誠如諭者長兄愛我哉子長信奇士即長君亦各執其所自見者耳殿卿見以爲不爲宗周孫爲非乎即殿卿之爲宗周孫長君見亦未盡以爲是也新憲長語語無不起居足下者足下書已面屬之往當

酬倡相存矣詩多麗句今錄以聞聶都使請文臨繹其作古潔殊類不佞當自一名家殿卿物色使在帷幄三益不淺萬無失此索所藏藁為寄以觀其備裁之

又

生非為恭者吾黨有人哉兄遠何謂而必圖之以孤鄙薄見所宜緩更隱王門不惡也倚次鬱鬱視日猶年賴小于鱗孩提旦夕耳心境拂戾不可言晨有自宗伯所來者云誌已就橐望後可得報果爾孤無異悲感于殿卿者便為轉謝否所託大篇懇惠以梓無

任微寵豉予不備

又

宗伯誌奉覽簡潔老成亦自名品使早得佳篇狀外之助不啻此矣刻本已就方埃佳篇浹旬可緝寄不意長兄為某一租客歲賦布二十綿四百坐享挾纊之利不知所由至恐成冒昧積負不責矣日月不居先慈見背忽已卒哭念別長者視此闊焉駒誕歸集佳文適從天下父子奉泣如復得一母者先慈獲據成棺再叨狀列身與名孰親是均不朽其在殿卿厚自性生不難於為德值所可為德者為難耳何以萬

一圖報也佳篇語意一庇不佞而辭足以發然恐累
殿卿不黨之明而信者半之矣廬次黯然疏茹自慰
夙夜念襄大事一切廢置即一二妄動取侮亦以先
慈餘譴甘之告子之道力時可竊用頑鈍不恤也長
者匍匐豈猶有所不至而重蠲吉惠示使之慮出萬
全即某所自盡何以越是乃宗伯公既已託羅武選
為擇十一月二十八日蓋以荒隴坐向先慈并愚父
子年命生亡所忌取衷之者似與灌甫所為擇者不
同又其月日既已登刻請益長君亦為抵掌武選今
恐互違教旨奈何殿卿為命之矣今之作者非李生

王殷二三君子則殿卿其人耳闔之莫章始猶謂海
內安得有此其人也者乎于子長亦謂家丈人平生
作文自一色象此則玄焉恐非其手不知色象與玄
文之所自適耳正恐殿卿傷玄何患色象也乃殿卿
近所著述誠異平生無怪乎子長刮目矣不佞與殿
卿老矣所願杖屨夙夜無相逢也初擬以白雪樓為
贈不佞營白泉而比隣焉恐倫有別業猝未他委至
今未敢獻左契詩曰十畝之間與子旋兮吉媿弱息
未可窮谷無已則稱東郭二先生云尔此非就謀遙
度不可王憲伯未行求所以晉接長兄之者體貌曲

備矣猶謂不佞不源源豈可以不造諸公爲解且不佞亦已推轂灌甫又當自悉也

又

不肖孤之於殿卿可謂成言乎友也弱冠狎之老而益信難矣哉即晚締大誼何加焉且孤動以天幸即先母大事亦復係疆殿卿從旁贊之無不各中條理使孤思而得之無不以爲計所必出此而後善者自今觀之老母大車于什已舉其七八則以值殿卿不值耳是非動以天幸于哉乃知友以人合未爲通論也十五日渡河出境十六日至曹州阻雨二十日過濮由

東昌二十一日抵濟南權厝伊方鞅掌嗟咽不宣

滄溟先生集卷之二十九

滄溟先生集卷之三十

濟南李攀龍于鱗撰

書

與徐子與 十五首

以不佞觀於子與不有今日何以皆齟齬之効也然
其伎止於解郡而惜我者亦已隨之今不出彼將謂
我何何所不屑而自惕如此即太夫人何以自安一
二兄弟實諧所請惟足下辱為裁焉日再奉諭圖所
起居未就拙刻亦復宿謝子與庶幾無疾病即如明
卿已事浮沈人間何不可者而悻悻為即何得使不

佞望見顏色如曩在清河舟中時也

又

君家大人違養甚至不能爲一介絮酒之使二三兄弟奈何竒狀驚人凡再辱諭深念種種天不憖遺何論殄瘁非我子與縷縷誠無以聞高枕前嵇紹故自不孤廣陵生多情豈今有屬於襁抱明卿危就世網翩翩自在所美狺狂欲離欲合如阮嗣宗者一子與耳久擬一晤託言千古

又

得閏月書讀幾遊岱宗之語駭勃久之若即就視不

能奮飛方念南海廣陵二君子即夜何堪更得此於子與蓋余至今尚病悻云及覩白雪樓二章又翩翩有逍遙垂天之度快哉快哉向謬計足下出處不獨以伯母即亦子與所能信者一時同好交臂匏繫將謂我輩何吳生栖栖一郡豈遽爲非哉足下高識妙悟夙昔帝衷何埃解官如埃解官不能於解官矣病愈之悟悟豈曰委處何見爲委出何見不爲委邪此余所謂吳生栖栖一郡未遽爲非也伯母內行大儀南國攀龍敢不樂聞老母明年歲復七十正自借乞答篇矣陶羅山銜息足下輒拓關稱謝述德備至至

使真陽令三使致書使竊弊道亡而再致之竟取報
而後止足下感人此一何深屬吏如二令郡百姓可
知固始公所傾身激烈百口為誓者豈其心能自己
乎僕村居即數月不入城市伏臘詣老母稱壽即順
甫亦數月一晤數語為別耳終當為足下酬固始公
高誼不淺也所示新作朱紱誰無恙孤臣去國之音
世情回首盡達生齊物之旨遠哉戚戚我心元美殊
賴慰藉推與敬羨蓋亦為之惠連以慰藉之然此羨
故自臭味即吾黨後賢亦所慰藉矣今復何狀間者
闕焉久不聞問不佞業已自棄則有抱影槁立耳終

不能復在貴客意氣中

又

不佞所輒為誌銘蓋解衣服辱故人之迹至無以標
秉當世反湮太夫人懿德罪豈獨子與哉置之惠亦
不但不佞也先伯承致書梁周二子具悉足下在疚
狀元美亦云子與立壁如長卿滿座作文舉念其貧
不欲恩之朝擊鮮亦夕歸矣二子者亦拳拳不佞為
請然足下業已過厚安之曷害焉顧二子亦雅能忠
告以子與長者重為躁耳日茂秦寄詩見懷及伯承
所貽新刻並多出入畔我族類子與固云文章老自

知乃兩君既種種可以其文章知之矣余德甫七言
近體頗工于勢無已終當自詣將為大江以西一人
今須子與元美時時獎掖相成羽翼吾道所樹不淺
集佳把玩日不去手間有所効勿恤狂瞽不亟達者
難其郵云前選詩目墜未精愜十刪其五庶幾近之

又

太夫人以子與乃當大事今幸已竣他無不可自致
也通家猶子竟不得一執紼而授褐老母愧則可知
為別忽復彌歲矣雨雪黯然遂成千載向攜周生把
苦三胡桃樹下道及子與纏綿輓轡前渴心如火子

與為亦不忘邪佳集壁上中多不可易之聯不可得
之語寵光吾黨鏗鏘異代不佞賴焉即元美所云斟
酌二子殊有味乎斯言而曰精思便達似有子與所
少今觀丙寅稿數章已詣境地何以更竢精思蓋詩
之難正唯境地不可至耳至其境地矣精思安在哉
十二團營一軍吏領神機諸部七劑相載聲聞百里
此何故氣欲實也精思非氣所為乎此固元美養氣
之學而以望諸子與子與誠能盡所為集以積精蓄
思一朝自至併其境地俱泯然後乃今命不佞以末
簡之役俾不佞得以其所至為敘揄揚明德庶幾稱

効將視元美明卿橐鞬中原職志不淺不然今集故
已絕塵當世膾炙士口不必更造顧所竣方來英雄
窺人尚爲一間不獲我心非兄弟不朽大計也不佞
一讀丙寅稿不勝踴躍晚成大器始敢諄諄期月作
苦實謂子與必至無疑耳爲問元美瘍何狀斯人斯
疾孰與遊諸洞天樂也顧大司寇狀宛暢周洽史斷
核然元美取材子與縱橫自是可致覽向約李伯承
暮春者我二人於日觀之上賦相遇也其人嫋嫋自
愛終恐三舍引避安能顧草廬又殿卿報謝茂秦近
狀曳裾潘王門擁一老伎故趙女居常千金裝自快
時耳今安得此老伎爲元美抓瘍痂矣

是爲詩市也此自小馮君先容正唯牛頭未見四祖
七月旣望始從顧生所奉足下去歲書輒具答付寒
溫不以時聞奈何元美通章色動聖主今旣得請凡在吾黨與賢此舉唯子與幸過而
勞焉便道咫尺不果見枉不佞非人哉引領三諾竟
忍負之縹緲一信益增悵悵握手前期不復可知矣
而後乃今念足下三宿白雪樓中以成萬古奇會誼
則甚高然元美似有畏途之阻士之處世無以効哀

憐之交難哉論云邵武有齟齬之者子與無害也余
蓋嘗慕足下大雅明哲之德遂以出之矣爲有味乎
元美其言之也便附起居屬有匍匐之役不次不宣

又

抵鄞之夕元美一介之使奉書至矣篋厥盈庭用託
先司馬不朽之役不知不佞自判五百牘哺不及吐
也四詩調笑小美亦復二章并以附覽天上客星聊
作使不當如是邪中原紫氣正與子與卧龍之句頡
頔昨已云云知有今日明不諛耳小美去住青山者
自由殊合邠生之旨即爲諷不恤焉足下熊羆之喜

不佞已徵元美稱文爲賀會攜至中達握手一醉子
與乃効東道主亦吾輩天下盛事寧無努力乎大美
用小美爲陽喬魚適以二十一日謁選欲因塞望不
知終當不免矣郡博士周君云得明卿京邸報待調
良苦元美海錯二甌轉聞從者取答不次

又

正月痔乃作竒徂夏始愈不佞平生善卧是稱病隱
造化其奈我何但爲狀惡至今猶能令聞者悸斯岌
岌乎可知元美爲足下勸起實獲此心今所欲於足
下者從事而勿失時爲貴于智也公車一月可請除

即奉檄南枉從容道故豈爲晚哉

又

吾黨漂搖見復種種深念足下隱約無時乃使者忽以遷聞兼期晤寫不佞懷緘踴躍計日爲驩卽命潛蠲庖婦子從臾亡何足下至矣則儼然在衰服之中使某駭愕四視慰勞不能成辭顧暫奪衰棕款及病狀諸雖黯淡而一夕千載鮑山爲烈代有其人樓之取名懸合氣調數非偶然王長君而後何可使子與無楚然之音獨以太夫人隱痛某自宜絮酒千里不然出弔于塗二者坐廢而居然辱駕倉卒南奔不得

仰効雞黍之忱盡請益之雅則不佞所疑天厭之人事多中沮似不妄也盧城之別非敢憇然足下高情有攜必戀旣已迂枉又令不得窮日之力豈所望故人求錫之義乎斯不難於足下難於受者誌銘之委遂敢承之凡以釋群疑使泯然不見有異常之迹耳謗書姑置之是矣久以伏枕廢業而茲大文乃其與有猶母之分不得以作者自嫌終當削擲必無傷足下之明諸所面託謹以極愚幼于一書並希檢發獨佳集一部正欲留質明詩刪兼足下爲辭多詣神品非假日月其奧難窺文集亦卒難錄統容獻春便寄

再求鑒賞明珠尺璧在已猶在人何慮什襲焉使者
滯於轍中薄晦始返恐勞延佇詒朝緘發元美前云
拙稿尚有可留者失之集中或存之苑紙可屬錄示
明詩刪姑無令出尤懇大事方殷百惟自愛

又

不佞種種改元二月又舉一豚犬孩提盈抱子與可
知矣元美再致書必欲一顧病夫草廬之中然尚守
闕祗俟勘覆得請而旋期難豫定是以久外公朝大
薦元美已為褻然稱首令吾黨吐氣其通章以列寃
狀者凜凜乎其文議臣動色特揭巖廊傳誦高義小

美例自得除兄弟並起夙憤豁然唯是

聖政方新風雲之會子與及禫勿復濡滯明卿即落
落以下有鄰何慮乎瑞室詩甚佳如履平韻是老筆
耳

又

文章大業是以君子欲及時也顧文章自有其時有
欲焉而不及之者子與所謂文章老自知是也佳集
不敢久留則足下時至矣期月作苦以遺二三知己
千載一快許殿卿海右集屬灌甫中尉為序不佞嘗
欲畀諸炎火乃周公瑕亦曰是既已不能禁其傳然

不可以欺智者亦唯任之今以子與視殿卿為埃灌
甫乎嗚呼不獨其驥即蠅亦難子與奚樂百世之下
謂不佞執鞭子與邪竟貽左史詩云云矣

又

不佞巖穴不深自取侮予小草渡江不勝故態復作
之甚所幸子與禪而謁選之期近矣圖當方舟北返
徵元美輩震澤之濱坐一大壇場舉旗中原去矣是
役也不佞於出處之間似亦率爾然一失計之窮交
也元美乃信宿自愛不知不佞南發之始已量所効
于二三兄弟者固以此舉焉而匪久為栖栖也抵任

奔走無暇時即未嘗頃刻忘薜荔園一握手札藁夙
具冀有他請偕報而使者儼然臨貺矣以一病客坐
更新歲慰藉何如敬美欲復作達飛揚自喜維夏尋
且謁選再窺元美感述諸公之意亦恐卒不能堅卧
豈不人各有志然旦巢阿閣暮翔千仞當與不佞同
之不佞以足下寵靈自恃犬馬之齒尚堪善後顧止
於遂初而已輒起輒罷何害焉此某不自知其不可
者敢布腹心夫玩世之難於辟世也百倍則不佞鼠
勉自苦矣偶有他請二月當詣貴郡摳衣孺子之堂
薄觀二姬將就館者垂腴溢幅明珠映媚豈不四海

一快邪老母以弟婦之變而豚犬駒以妻病未遑即
養不佞攜一小子鱗呱呱掌上與老妾蔡張燭華屏
正席珍品斗酒相勞歌風雲一日卧龍來之句愀然
借色於文章寧能羈旅自悲也寄于鱗起家浙憲二
章大自格氣非明卿所及矣有是哉大器晚成者乎
元美亦云邵武近橐輒不振至乃阿黨峻伯以畔正
始豈其才之罪乎佳篇答江都歐文學以下如篋裏
夜光等語非元美不能也足下必自駭之何由而驟
造此無亦文章老自神乎吳越一撮十一乃有兩生奉
一不佞並立中原比肩千載圖盛事也自邪許殿卿促
不佞之官甚力唯恐不佞不一渡江與兩生者周旋
鞭弭也昔在禹貢賣田以赴彈冠之會未聞王陽爲
出黃金裝其橐中乃左史餽贐盈鎰爲難矣且念足
下不置足下其獎借之勿以謂非大誼所關而惜片
楮即金紫新貴或可惠以贈章尤過望云

又

曩者西鄙吏行爲致草草踰日文成魏使君乃有一
介於汝上以不聞命失附候音非敢須臾忘所有請
於左右也田家俗苦旣已條場與許史爲南山十日
之遊歸而值一户曹從河南來者言足下守汝上狀

自謂三載郡理官未嘗見治行第一蚤有如足下者
不佞也愉快可知矣及即又稍述明卿被構佹不免
者是安得有此此何以稱焉而重以量移快快去海
內二三兄弟且盡矣一楚狂又何能為奚不聽之然
後知足下龍蠖之德不可及而天意憇遺者獨至為
二三兄弟間執它口豈其微哉何公祠記雄辯千古
三仁四科大義卓然即所論業已見撤無復返理足
令仲默凜凜有生氣實獲我心所謂知其說者之於
天下視諸掌乎即不數月而治行第一奚怪焉

答子與

異日者攜許生逐兔盼子城下掠草而射之不覺鼻
頭出火耳後生風批脯而食醉見大介遂西走馬秉
燭使君之灘雄飲相視扣舷賦詩撰思道故中夜恍
慨拊髀於五子復亦不覺髮上指冠意氣交作矣十
年之別不可無一晤言如此不佞則為五子者為使
君非直為使君也曙發更抵右史之廬散帙揮染戀
戀可知踰日乘雪復與右史載酒岱陰諸山谷間栖
息諸寺試嘗名理歸卧東村掩關藥物除夕悠悠蔬
粥自愛五尺一童子炙被而已是時也不知使君左
擁吳娃右抱燕姬與彼海濱遺莪蓼莪藐焉之二孤

泣血相對狀復何似也謝中丞苦愛佳篇三使人索之不佞爲檢百章今所緝采亡慮數十不佞狂僭間易片語勿罪後聞繼奉寄示安得有文章老自知之句在人間其懷身輩諸古愈益渾雅二張氏驟列使君當爲割席耳即存亡並舉何害邪元美一篇不佞不堪其悲安能使元美見之所謂王生雖僅存其憂甚死者某不能贊一辭矣

又

小祗園之樂不減天竺國于時龍象固自縱橫恐亦晚金支擘海矣大美疏建白何事不佞入賀當踐京

口之約子與勉之汪伯玉頗具名言驟于吾黨會當日上其論元美時亦一獲明卿月朔補廣之高州書云大宗伯殷公從群謗中極口昭雪至以身證之也又云元美除目已下恐亦不能棄太夫人輒出矣別計踰月景光可愛此物誠是也子與何嫌乎七佛精進力而不一切遣之自作苦邪

與王元美 十八首

某不幸中於流言足下愛我乃能縷縷爲語如汚已者是猶不以某爲非人足下曩固慮及於此僕雖屈疆亦已郡國一吏矣方且局促轉下也元美自信僕

豈能以伯樂望衆人即聞及僕它事某一不敢知某
情民苟升斗粟餬口即飲河之願不欲爲盧至長者
僕亦名爲守哉跡僕所御一朱轎而抱關者爾猶尚
不免於流言胡爲爾日蕭然磬折路傍早晚解綬去
已定矣一州如斗大日出而視事即不崇朝閉閣卧
也燕趙南北殆千里人相食盜賊嘯聚白日出禦人
即邢襄之間有整犬我輩何謂無益時理亂何謂於
吏治厭薄也足下不示僕誰復言者今僕亦獨爲足
下言爾

又

先是明卿書云見足下與某文大自氣象當令海內
文章家不復敢置喙二君也李生業爲此技不自謂
有知己如足下者生平所負數語殊盡明卿知言哉
論謂日與明卿子相三人者狂語大相樂也燕市酒
人豈亦効田光計圖李生令秦舞陽來邪明卿志復
不小第未見考功近詩元美無慮哉亡論某即二三
子視足下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茂秦窮來歸
我我猶尚哀憐之即論太行諸篇吾見其膽破無復
向時倔彊氣爲可喜蜡後過郡齋見某無少厭薄意
即自咄咄向家人語云大恩久不報何能重爲詆焉

某稍舉足下與明卿微辭則吞聲行之日復解顏我
不腆之贈屬某全交吏某納汚然不敢謂某易與矣
元美以爲盜俠邪今豈惜傷吾二三兄弟之明

又

日致書足下聞足下乃在上谷去天咫爾近復何似
某業已濩落不爲齒奈何元美亦復在繼猶泮渙之
間徒借姓名重它客也豈某素狂僻能累故人元美
母乃汎愛作苦邪今雖一握爲笑哉彼亦不能不謂
吾輩爲異已某何患焉但子相向不與校士即吾輩
危疑之形已成不待謫明卿元美尚良食某不去禍

終不解子相乃自謂與元美爲衆所急某郡國吏當
末減此殊誤元美幸馳來圖之携手爲別託千載於
一晤非獨契闊私情矣

又

無恙河間邸中夜卧誰爲搔背癢也中丞公自天授
則辱諭僕才冠古與元美所期大業者千載矣雖流
俗姍笑乎然更明興有文章者實自公等始也不已
知言者哉邢州守臣無狀囹圄輒空虛屬吏亦不能
具十獄上使者使者據案操鉛繫崇朝力爾今豈無
班班河間作苦邪

又

曩在魏郡時元美誠自謂吾二人者別矣握手未可知也乃某既歸日從里中兒流連濟水上待故人爾君二月且西回首漁陽襜帷之外奈何坐失晤言之好豈元美洗腆之餘裝而東也亦爲僕窮日之力乎某且西所不遺一字書者則已屬駒伏謁元美前又豈謂負郭巷復辱長者車轍也青州之役誰適與謀然何害其元美即使論定更遷向所再輒報罷者元美由是也顧廣陵生游我二人者已甚爾今旣以他補其尚釋憾哉久不得明卿起居徐生豈當已於事

而竣雨雪入關道經二華遙見三峯插天白雲如練往來其下秀色射人長安咸陽即復蕭索徒見漢家諸陵返照間而已田中西北見皆丘垤空同笄頭磴磴自異然已近塞風氣荒涼大率秦隴震蕩之餘至今室家尚無完堵一二僚友人人自危雖有華棖緝蘆而寢某與一二孺子妾方如幕上燕矣

又

維夏重以竒疾牀蓐百日取之斗極還之司命矣以今觀昔悸也如何廓落兮羈旅而無友生惆悵兮而私自憐僕所爲聞於足下者如此耳即牀蓐患苦不

與也曩者君家宗人持書來言明卿廣陵生二故人
誠以舉吳說繹不淺獨恐廣陵生掉臂地下矣

又

昨一餉邊使者為謝茂秦寄二詩見懷似猶栖栖晉
代間先是得寄許殿卿者盈牘如五臺山輩不下數
十首並與遊燕集一語不較元美亦前識其有今日
乎李伯承走示新刻十本尋為讀之推意就辭未合
而戰遂劣長驅沾沾自愛也余德甫晚成七言律乃
有其勢雖氣未備生惡可已小美之下將其人矣但
其才力與魏使君同倔彊恐慧不逮兩張子耳然均

之待足下而興吳徐二家皆未易鴈行論也惟是不
佞敢謂與足下狎主齊盟哉公暇自雅浹旬而梁伯
龍繼至再苦於感遇殊咄咄太常之為人游子豈易
作邪乃拳拳謂不佞必度江不知其不可矣附嗣音
如此則元美回以慰焉

又

其巖穴不深致有是役孟浪如何即小草渡江數月
作秦中故態再効元美以復此踦然已不免畫蛇之
誚矣足下視我豈非一失計之窮交乎辛出會諸舟
中姑慰故人十年歧予之意歸途躬詣起居堂上不

宣

又

日爲候足下者小祗園清齋辟瘧坐談名理孰與相
視海岱之間雄飲盡石旁若無人也遂不知別時作
何狀旣抵西郭茵馮之上恍忽拍浮之態元美在前
褰帷四顧月出之光耿耿流思耳千古一快唯足下
念焉今遣僕泗追謝足下不遠數百里命駕者是役
也不佞敢忘所以圖報乎奏記諸臺幸假一掾屬與
僕泗共之恃足下爲代益依依於此

報元美

乃不佞即善卧然犬馬之齒及矣是何俞疾俞奇也
溝壑分自填何至使此物苦我狀不可忍視者彼一
時也炯炯之外傲骨一具耳屬得小馮君所致足下
書輒以伏枕起色盈牖東吳菰蘆中尚有斯人而廣
陵南海化爲糞壤自春徂秋其在侍者莫不道已相
幸不知轉復於邑一大事也足下蓋不獨疑不佞無
報章惟四詩雄視古今佳集絕唱亦欲速取鑒賞旋
自沾沾耳頃已裝置座右想像足下歌態每爲抵掌
旁若無人再奉尺帛稱副石室足下何慮焉拙刻自
魏使君之厚成書始示筆削不逮也未經公輩終恐

不厭余意矣明卿久州郡亦既習宦乃滇命中沮元
老視之顧不如給事時子與遲暮遂循出狗五斗當
路顧爭為汲雪事又安可知人又安可量哉沍寒次
君姜被無敵乎

又

先是子與一介得讀足下遊陽羨稿去迫欲不待報
是以無附音悵悵久之而徐按察寄至矣善卷洞若
在下天樂哉瘍乃復作苦今狀豈當如墮屨辦邪不
得一撫我元美扼腕亦歎也桓文為盛壯哉斯言狎
主齊盟尊食自愛梁伯龍口吻不獨五色兼有執腸

惟恐不佞不一渡江其所稱述君家兄弟宛然目前
子與近稿風格似上為是其遷官多乎恨不見明卿
耳北鄙荒涼無以致太夫人前猶甘毛毳為敬美
可令一出否宦學不惡也

又

六月徂暑梁生致以元美起居狀甚悉已即東探海
市無旋期不果附報九月幾望復宿周公瑕白雪樓
下攜行中原草堂出元美詩卷讀之彼以謂天球恍
然忘其為今之人也曰與登華不注為送將歸維子
之故快哉雅夢寐小祗園以太夫人重為游子耳自

足下視小美乃鴈行即小美視助甫輩既先鳴矣狎
主齊盟則吾豈敢獨恐罄洛陽之楮不能搏擗白雪
樓集又奈何元美乎敬美視助甫輩自先驅視元美
鴈行也嘗取謝句花萼嚶鳴標乘君家兄弟不然邪

又

遂得以元美飲諸胥之墟醉相視也解纜而度江之
與輒盡奈之何一大督郵日嬰辟稱過使客意不恭
孰甚焉始尚疑元美者契闊自易交情草草耳於諸
少年何誅足下既已以不佞爲陽喬恐自不免扱綸
之役所賴黽勉一起即徐吳二生比跡相應而不佞

儼然臨焉厚集

夙諲不惡也子與蠲古遠於一葦信

至稍自致縷縷

一日而七十函何若陳孟公一滑稽

酒此君善汎愛

不能中廢明卿雅習調自喜即市籍

方已溺者之笑

苦欲元美從之并淪鋪不恤且得請

當以鄙俚殿事

亞相志畧可遺而采以文不朽不佞

非托獨爲元美

有意耳戚將軍實壯旗鼓即至肅不

覺嚶嚶作闕喉

中如此敵追北狀不佞今在視海劉

將軍者自謂十

五從軍身五百七十八戰破寨九十

有三平蜀攘粵

閩與維揚口難劇談迸齒始悉此二

國士可與扼腕

顧時又念陳中丞所處殷使君雅善

禪理至卜姬妾非雀躍者不以爲不中善淫之相又何缺也足下豈嘗聞之乎往夜別足下似不與不佞此出不佞何功德乃敢玩世自以作達坐冒危殆及讀四詩乃爲狂妓所名指反足自耀天上一星聊作使中原紫氣渡江來不當如是邪唯是雄唱得和愈傳出處所關後賢是厭不即付一介須起君與俱也嗣音且就敢前附布謝春深不任秦中故態飛揚之甚竟當成一妄夫無移矣

又

又無次乃龔廷平董生聞問相及也不佞之於是役

非時奉手札如面談差爲快哉吳越諸山水長江大海之外亦各言其秀而已近同子與杯酒相勞愈益少足下者之人於其間奈何有墨子之忌不出更爲金焦洞庭之約乎名爲好龍滔滔皆是然於元美雕文爲工矣曩已計除目且自罹之今不然邪舉刺三河大號魏大名也能強起就之乎未即隨牒當竢後命一削乞休斷乎不可矣

又

子與凡再浹旬迭相主客殊媿雞黍之誼又浙士往從之者無暇時人人以爲愛已也斯驩焉道故唯日

不足矣既爲命舟請移謁選屬當遠別而往詣元美
興復不淺不佞弗能佐飲其間如足下之念我輩者
可奈何前啓畧具子與此行唾在其耳足下幸采焉

答元美

初奉汶上書計將一介屬有召命嫌不敢發而熊按
察所寓亦至奈何足下守闕乃于今不佞猶日謂旋
復晤語者旦夕耳孰知其經已元美忍心哉繫維弗
及海岱黯然六羸之故邪惟是足下通章悲壯當路
扼腕固當聳動天下得請襄事歸奏几筵英魂指髮
矣以視阿裒抱經救泣終無以傾身大義數爲士平

天下寃之不可爲也白之日而爲之聳動天下足下
何負焉不朽之大者哉而猥藉不佞爲足下兄弟聯
翩薦疏嚶鳴聖朝即二三子與代木之響阿游自
輕贛君小生乃欲相吏邪薛廣德保懸車之榮則庶
幾近之曩便報子與元美理

帝狀屬當踴躍此命明卿乃患卒業無次耳齟齬家
何傷敬羨乃負包宗含吳之志稱天下事未可量耽
耽欲作江南一小英雄尋將火攻伯仁奈何不善備
之也足下念豚犬不置邪不佞薄祚輒有莊缶之感
七月二十四日也意亦已惡幸先是又舉一小于鱗

孩提目前續稿容錄上子遺一介方匍匐亡妻之喪不能出道左薄追六羸當抵彭城奈何枉駕掣肘僕所具悉通章太師爲文乎所聞人言固不然矣濮陽乃自列當路饑涎盈紙正須我輩後凋少持王氣交道効意自田間臨內忽再浹旬稍接貴客野情思曠之甚竣葬入鹿門可復削跡不佞非禮法士撫孤妯始自致耳基功時不廢促軫媮媮云何

又

蓋元美三年橐籥拮据旣已至此奉先君子數千里抵殯哭弔紛紜重以賢妹捐館舍在疚可知骨肉凋

殘轉宜自愛一失慰藉不淺茲母弱弟之情及非先君子遺命天道舛薄豪賢扼腕生人之理何可都絕不佞旣絕相聞吳郎已頗疑之不意至此日謝方伯云給事有致囊草者將售采輯乃不佞於省中只尺耳卒無片語相加遺又豈能一介存元美豈足下所謂如蝮志者哉謝又言眇君子亦致其囊草售某一字不知其可矣朱中丞答書云屬難於延見且有編珉之分幸不必爲東此奚但猗夫往歲李伯承爲藩王使者浹旬而興矚自喜稍稍出贈章示之爽然自失及欲扁舟徃視元美廬中未嘗不咄咄道故當猶

有夙度耳

又

向竣役方東迫致聞問元美乃以為辭甚婉今偶忘其婉者辭然恐亦據示布棗起居耳元美今豈以不佞為非達節士邪善乎所答予與書者非敢以誼為不當出再疏再不許而又不出是讐君也先是姑蘇夜語時獨元美兄弟在不佞固已有意於此而辭薄於喉上觀下獲業以前出慮二少年見謂以我借魴為重而乃為是諛以卒不敢發虞翻有云天下一人知己者足以不恨則不佞猶可恃在也嵇侍中矯矯

頭血豈能一日忘鍾郎五步之內哉王偉元所不論已悠悠之談非子與誰當語者不佞東時亦微及之今不識所語何狀以不佞而言天下豈有才如元美而徒出者乎誼又無不當出可自解斯二者皆天也此何損於千載以後身悠悠之談當自入朝之口不佞亦嘖有之不恤已乞骸疏似不當更上覺非老成耳安之移將自至觀所處我輩兩人何如為久速可矣

又

不肖孤奉母亡狀乃辱使者愍勞儼然臨祭不遠數

千里敢不聞命雖非至性念始寡藐以有今日不覺
夷俟自悛耳茹蔬啖麥廢而任之吳俗視趙魏難奚
啻倍蓰足下治之考則倍蓰趙魏上當自其才具是
矣孤所量也扶柩而東使者索報不佞左執紼右操
觚倉卒數語失以大事乞哀長者方圖馳情不意慨
然開以不朽豈尚不忘司馬公之役乎幸為表先大
夫太恭人之墓而題之以傳令其微其寵靈以光丘
隴得稱濟南阡亦一快也頃以葬期正甫為近乃託
之誌當嗣奉覽紀述一通附錄采擇正甫耽耽恐不
得此以自疏也論乃云云吾來正甫一日耳海岱公

舊造者肯更為擘轡否

與王敬美

五首

日得子與書讀敬美誄其太恭人者文無害也誌銘
形穢耳染生恒幹魁梧乃能宛延於君家兄弟奇哉
東行瘡瘡自罷囊中裝懸罄矣攬眺之餘空言盈篋
不如一囊錢也然御我為幸沾沾焉不知其所苦歸
為卒業門下而令無負遠游不佞所復執事且起居
焉者如此

又

曩詣弔舟中觀足下稽顙狀若將捨入剝木者心知

天性孝友人也盛積憤而一朝理于

帝快何如焉即以遜諸伯兄不敢自見而精志感動愈無掩于二難之誼矣不佞以嫌乃無一介之使致焉以慰伏闕之情者快快耳襄役幸出薄遊先已從元美勸足下宦學不惡也壯哉敬美之志天下事誠未可量以不佞而量足下尋且指掌機雲之間而獨包宗含吳已乎不幸悼亡不能出留道左亟承存問重以腆儀千載龍門前期自愛肝膈之言哉肝膈之言哉更不意晚得一元美於敬美士亦安可輒定交也三復北行諸稿老筆餘勁實嚴具體千里長風

已在蹄下顧願搏戀

曲折蟻封斯秋駕之技已亡妻

竣葬當爲足下視草

由居必有所効今不具列云

又

不佞之於元美自天交之邂逅者耳非嘗有爲之紹介足下所知知足下於元美而令視不猶兄某非人哉不然豈其仰止而慙焉逡巡如論云也

又

不佞之於足下視猶元美也豈以友于一堂爲可慰藉斯人而二三子遂願交驩此自足下載錫之常耳奈何兼鍾並毓維天是私崛起鴈行翱翔氣類使不

佞賤焉有意乎其來者預了遺病夫處身僻左所不
聞問遠莫致之實無便報以間不忘有何指趣如諭
督過乎足下非不知不佞積勞左右即亦愛不佞欲
亟得所起居狀若友于一堂始自厭也不然談笑道
之何以得此於足下邪不知不佞欲得足下起居狀
甚足下矣子與云云妙有所置致自樂事足下庶幾
能愉快乎

又

歲杪得徐按察所爲致篚篚之珍謹以進太夫人前
矣壯哉敬美所言某即不佞敢孰不曰斯與元美故

自先朝一藝文吏乎大江以北連教願願天何恙
哉元美適已太夫人善飯即時態紛糾出緒餘應之
耳以君雄才發軔見絆海內之士想望展驥生平志
意何云欲畢邪

滄溟先生集卷之三十

與太恭人守節語具余前誌中初太恭人夢日入懷
生于鱗九歲而孤比就外傳則余及今長史許毀卿
皆以髫年相約為知交歲與之俱當是時則耻為時
師訓詁語人目為狂生于鱗自謂非狂矣又九歲為
諸生廩于郡庠庚子鄉薦第二人甲辰 賜同進士
出身試政吏部文選司乙巳以疾告歸歸則益發憤
勵志陳百家言附而讀之務鉤其微抉其精取恒人
所置不解者拾之以績學蓋文自西漢以下詩自天
寶以下若為其毫素汚者輒不忍為也丙午還 京
師聘克順天鄉試同考試官簡拔多奇士丁未授刑

部廣東司主事既曹務閒寂遂大肆力于文詞余時
為檢討日相引上下其議論而于鱗益交一時勝流
若吳郡王元美數子者名廼籍甚公卿間矣三年陞
員外郎明年遷山西司郎中有邊將觸法不至死者
柄臣于怒其不賂必欲寘諸辟而竟不能奪之于鱗
從末減後其人至大帥果大著勲伐云癸丑出守順
德務為休息愛利之政其大可紀者順德所屬舊有
種馬場歲入賦公家而時監司誤以為營馬牧地增
賦至二千七百餘金于鱗為請悉蠲之郡故有永濟
倉以自給後糧輸 京師而軍食益乏又為請得留

郡如異日馬將作所徵于真定大名廣平順德諸郡者于鱗以爲順德土狹民貧不宜與諸郡比減其供如真定十之三沙河之民役過客者越永年抵邯鄲界中始息肩邯鄲民報之亦然皆跋涉一百七十餘里憊矣于鱗曰民安得任非其土之役使永平不惜數十人之力則兩邑之力皆可寬也又爲之請罷矣鉅鹿官亭隼著大聚也界在真定隆平南宮新河之間群盜嘯聚無時捕之如搏影于鱗請移防秋別駕往鎮之秋至則復戍內丘而盜不敢復窺順德界中又謂京師仰餉于東南或不時至而北直隸河南

山東諸處近河百里而遙者可令毋出賦錢皆賦菽粟浮于河以達于京師此不獨國家之便民亦便也他如散召募之卒以杜事變移巡司于黃榆嶺以備非常倣常平以時畜積嚴保甲以彌盜賊皆深計長慮非旦夕視其民者部使者至順德才一日讞獄罷使者嘆曰太守安得不寬若此比三歲有十數最書擢陝西按察司提學副使關中士素習古文詞得于鱗爲師又蝟然勃興矣于鱗爲人素羸頓不習西土西土當地裂後猶時時動搖數心悸又念太恭人獨家居遂乞骸骨歸故事仕在外者無以病告即

乞身罷耳不復敘時銓部憐公才特取 旨予告疾
已且復敘異日獨何仲默視此以方于鱗實異數也
歸構一樓於華不注鮑山之間曰白雪樓于鱗為人
高克有合已者引對累日不勅即不合輒戒門絕造
請數四終不幸一見之既而于鱗亦不自駕脩請謝
也其樓居時余方在告家居獨殿卿及余時往來觴
咏其間他曾不得一當于鱗凡十歷年所

今天子用言者起為浙江副使二年稍遷叅政入
賀過家覲省將南尋陞河南按察使遂奉太恭人俱
越四月而太恭人卒于鱗持喪歸甚毀及小祥而漸

平無何暴疾再日而絕歲庚午八月二十日也年五
十有七所著有白雪樓集行世他詩尚若干首文若
千首或問于殷子曰王元美謂律至仲默而暢獻吉
而大于鱗而高要之有化境在古惟子美今或于鱗
雖于鱗亦自謂擬議以成其變化矣于鱗信才意不
至如所稱乎殷子曰夫親見楊子雲者肯信桓譚之
論非私哉夫于鱗雄渾勁迅掉鞅于詩壇彼其視獻
吉詩猶傳會龐雜文萋萋寡灑滌鴻洞之氣所為推
獻吉者多其剗除草抹功也故曰能為獻吉輩者乃
能不為獻吉輩者然于鱗方且痛人詆其文辭相矜

不達于政游刃引割所至弦歌亦治操槩凜潔耻爲
色澤稱其爲文于鱗獨文士乎哉于鱗妻徐氏封恭
人有二妾蔡氏盧氏所生三男一女駒娶曹氏女繼
娶應州知州馮應奎女采殤馴聘周府左長史許邦
才女邦才殿卿也女適永清訓導艾濟子芹獨馴盧
出他皆恭人出駒有三子二女鴻仁聘進士于鯨女
鴻儀未聘鴻儒

女一許嫁舉人王見賓

子衡一後公歿七日而生嫁艾氏者有外孫一人曰
維高駒卜隆慶五年三月十有一日葬公於牛山之
原徐恭人耐焉請殿卿狀來乞銘駒吾門人也竟其
所之亦可使千里無契需銘曰

爾祖有言死而不亡豈于鱗與吾生有涯知也無涯
鬱而爲書剗削巧利滌濯滓垢追趨古初大者天行
雲盤星迴小者綺疏績舊彌新忽出倏入霍然霧除
赫赫厥聲施于當世海內寡如豈惟文章以緣吏事
罔試弗理入掌度獄出典大邦柄文持紀書獄獄平
治人人安風士士起鴻飛冥冥羅者不忘思儀其羽
曷篤其生曷嗇其成不遐錫祉璧傳士林輓委斯藏
求憑其里

李于鱗先生傳

吳郡王世貞撰

李于鱗者諱攀龍其家近東海因自號滄溟云當其業成時海內學士大夫無不知有滄溟先生者而自其六七友人居恒相字之故其爲于鱗獨著于鱗之先世濟南歷城人父寶以貲事德莊王爲郎善酒任俠不問家人生產繼娶於張夢日入懷而生于鱗于鱗生九歲而孤其母張影相弔也旦緝纊不足以資脩脯而自其挾冊請益塾師爲之遜席者數矣補博士弟子與今左長史許君邦才少保殷公士儋結髻亂交晉江王慎中來督山東學音于鱗文擢諸首然于鱗益厭時師訓誥學間側弁而哦若古文辭者諸

弟子不曉何語咸相指于鱗狂生狂生于鱗夷然不屑也曰吾而不狂誰當狂者亡何舉其省試第二人三年始成進士試政吏部文選司其明年移疾歸久之疾良已同考順天試獲奇雋居多又明年授刑部廣東司主事于鱗既以古文辭創起齊魯間意不可一世學而屬居曹無事悉取諸名家言讀之以爲紀述之文厄於東京班氏姑其佼佼者耳不以規矩不能方圓擬議成變日新富有今天尚書莊左氏檀弓考功司馬其成言班如也法則森如也吾披其華而裁其衷琢字成辭屬辭成篇以求當於古之作者而

已操觚之士不盡見古作者語謂于鱗師心而務求高以陰操其勝於人耳目之外而駭之其駭與尊賞者相半而至於有韻之文則心服靡間言蓋于鱗以詩歌自西京逮於唐大曆代有降而體不沿格有變而才各至故于法不必有所增損而能縱其夙授神解於法之表句得而爲篇篇得而爲句即所稱古作者其已至之語出入于筆端而不見跡未發之語爲天地所秘者創出於胸臆而不爲異亡論建安而後諸公有不徧之調于鱗以全收之即其偏至而相角者不啻敵也當于鱗之爲主事遷員外郎以至山西

司郎中曹事寢以劇守文法無害而其業日益進大司寇有著作輒以屬于鱗藉藉公卿間然于鱗竟無所造請于摯不爲名計出曹一羸馬蹙蹙歸杜門手一編矣其同舍郎徐中行梁有譽不佞世貞及吳舍人國倫宗考功臣相與切劘千古之事于鱗咸第蓄之爲社會時有所賦咏人人意自得最後于鱗出片語則人人自失也于鱗雅不欲以刀筆見長然其聽讞最號公平柄臣子銜邊帥不通賄中以法欲置之死于鱗持不可後其人卒自奮功名致大將俄出守順德問所以守順德者于鱗曰使吾僕僕途道事嚴

客希鞬鞠臆睨上官之色而進之則俱有所不能晨
興坐堂皇揖屬吏考計延見鄉老問疾苦爲興除脫
若承蜩矣于鱗之守順德可一載所不報最則曰君
子之至於斯也吾或未之見也奏記臺使者手自削
牘牘多古文辭語爲其名高也者而已之然于鱗曷
曷自濯洗勤於大要居久之政聲流通三輔前後尉
薦亡慮數十隣郡嚴事于鱗若大府以故得請白媮
志嘗蠲馬牧地垂三千金留未濟倉粟母灌輸京師
以餉戍卒裁將作供比真定十之二益永年傳於沙
河邯鄲界中寬二邑力移郡尉置鉅鹿官亭扼盜衝

又移巡司黃榆嶺爲晉趙關前後爭得之臺使者毋
以難也于鱗又謂京師仰東南餉不時至而燕齊汴
趙邊河百里而近者毋出賦錢皆賦菽粟浮於河達
京師緩急一策也時頗躩之滿三載贈郎寶如于鱗
官母張爲太恭人尋擢陝西按察副使視其學政于
鱗謂陝古西京也先朝士大夫北地外多陽浮慕古
文詞而時離之思以實反其始有機矣亡何其鄉人
殷中丞來督撫以檄致于鱗使屬文于鱗不懌曰副
使而屬視學政非而屬也且文可檄致耶會其地多
震動念太恭人老家居遂上疏乞骸骨拂衣東歸吏

部才于鱗而欲留之度已發無可奈何為特請予告
故事外臣無予告者僅于鱗與何仲默二人耳于鱗
歸則構一樓曰居東眺華不注西揖鮑山曰宅無所
溷吾目也繡衣直指郡國二千石干旄屏息巷左納
履錯於戶奈于鱗高枕何去亦毋所報謝以是得簡
貴聲而二三友人獨殷許過從靡間時徐中行
亦罷官家居坐客恒滿二人聞之交相快也于
鱗之差次古樂府擬之又為錄別諸篇及它文
益工不經而走四裔然居恒邑邑思一當世貞兄弟
曰大兒孔文舉小兒揚德祖吾其季孟間哉而世貞
于鱗間迫起之為置酒懽甚自是諸公推轂于鱗者
相踵而會

今上初大徵召耆碩于鱗復用薦起浙江按察副使
嘗視海道篆按覈軍實一切治辦俄遷布政司左叅
政奉萬壽表入賀道拜河南按察使中州士大夫聞
于鱗來鼓舞相慶而于鱗亦能摧亢為和圓方互見
其容稍稍進無何而太恭人捐館扶服還里不勝毀
病困久之小間尋暴心痛一日卒年五十七所著白
雪樓集三十卷行於世子駒博學能文章有父風

王子曰世能名于鱗莫能名于鱗所以其旁睨千古
欲凌而上之乃至不得盡廢其遺要之創獲之語煨
煨象表者不虛負也或謂其聲不暢實位不配望壽
不竟志以為恨夫漆園玄亭杜門著書而生寥寥者
豈一于鱗也籍令台鼎足重李生彼夫屈宋兩司馬
幾先得之矣無涯之智結為大年日月經天光彩常
鮮嗚呼何恨哉

祭李于鱗文

王世貞撰

維隆慶四年八月十九日河南按察司按察使滄溟
李先生于鱗卒于苦次其友人山西按察司按察使

孤子王世貞聞訃之一日不及為位而以家艱歸至
明年之三月壬戌朔哀毀小定乃始能為詩百二十
韻以哭之又為文章絮酒炙雞裹糧授其僕之濟上
而告先生曰嗚呼惟子文章珠藏王府示世模楷為
明粉黼獨立熙臺子鼓余舞炳煨長夜追琢萬古余
所心悲鬱曲齟齬千二百言亦足以吐其未竟者酹
而告汝昔署爽鳩從若風虎為郎序遷不隔跬武清
霜晝粲白日宵炬子前西逝余亦東邁高揭二華差
我岱泰黃河其間炯一衣帶玉女騰喻海若橫眦子
之挂冠鳳矯鴻騫余嗣解組屈蠖哀蟬清泌衡門其

跡則然所不接席徂垂十年

聖人中興纁帛交賁子時幡然顧我色喜當爲女先
女其疆起余謝不可子曰母爾疇族女讎疇燭女幽
得不思報節士所羞女以佚歸造物所仇雪涕而冠
寔惟子謀旬宣于浙從子之後汴繡子被晉斧余授
大白配月俯視列宿雲物睥睨風雨潏僖子之喆妣
悠然見遺扶服脩途弔影纒惟小人有母能不攢思
美疚朝聞夕而拂衣奎壁掩翳滄波竭涸忽傳子耗
旣疑且愕曾未回睫家禍亦作髓淚駢枯肝腑寸鑿
嗚呼哀哉人生鮮懽惟事父母生我知我爰及朋友

一旦盡矣膚立同朽惟余與子匪但三益薄祿微聲
以逮休戚凡子先驅余必偕值子今溘然視我若捐
余獨何恃而能久全余復何心而游世間子困尸讒
余困人言存者受憎歿者受憐嗚呼哀哉惟昔濟上
坐而丙夜執手浩歎誰爲來者尼聃睽則軻周分駕
邈爾漢季有兩司馬不聞揚屹以紹謨雅蘭金協契
山水齊徽惟余二人開闢所希浮生如寄胡能不歸
金石可泐榮名庶幾言猶在耳其人已非嗚呼哀哉
子之遺孤駒而汗血子之遺編家傳白雪有丞相在
戚若昆弟二三友生其進未已素車雖杳班管婁紀

人誰無死子死可矣嗚呼哀哉尚饗

哭李于鱗一百二十韻 王世貞

歷下無真氣詞林失大賢那能詛岱嶽誰與問高天
才去垂三斗悲來遍八埏人應疑頓挫帝或悔陶甄
念爾千夫俊生操萬古權仁禽產丹穴仙驥秣青田
妙取星弧發精鷲月脇穿鉤深百丈餌搏捷九秋鷗
文許先秦上詩卑正始還五言珠錯落一字玉規圓
思逸龍雲表神超象帝先殷盤高詰曲周雅美使嫵
獨表齊風大俱疑汲冢前崢嶸露頭角擺脫謝蹄筌
海闊珊瑚老雲深石髓堅錦裁還蜀郡壁就必丁闐

繞筆江生蓋芬裾屈氏荃乍窺饒駭異精識解鑽所
有眼看從白為郎意尚玄志長輕濩落才大得屯遭
不欲過千石憑他滿百愆傲時誇樸被貧肯較偷羶
縱倒中郎屣能辭太尉牋交游盡緋紫歲月耗丹鉛
路鬼椰揄去腰符累若懸扶風京尹亞襄國輔城專
推案姦爭吐操斤劇自剗買牛因解劍飲馬亦留錢
治理聞丞相徵書下潁川手堪爲木鐸腹曉別栢捲
漢殿勞將作秦山募梓榎法冠巍揭宿藻鏡迴臨邊
衿傍函關擁帷從太室寒驪瓜真結實華井獨擊蓮
宛駿收垂畢冥鴻興杳然叱迴邛坂馭歸作剡溪船

避客同干木逃封似魯連
華門寬偃蹇蓬鬢詘周旋
自撫高山操人收白雪篇
披雲凌巖嶠乘月弄潺湲
雷澤深堪釣謹陰近可佃
居疑潛洞穴出競指神仙
芝木鋤端有芙蓉木末寒
探真採離坎觀道得坤乾
懸圃壺開境崑崙雪滿巔
縱饒家累迫斷不世途牽
過客寧歌鳳門生乃獻鱸
中興逢鼎革

聖主下旌旃省鶴初欣入
臺烏再賀遷錦開梁左席
花覆越來舳舻沫沾江表
澄清劃澗漚九苞騰見瑞
萬蟻率歸羶暴斧猶拈手
潘輿未息肩冰霜挫慈烏
天地幻啼鵲髮短窺吳練
腸迴斷郢絃壞梁通寤寐

辟穀悞真詮始作步兵慟
長耽北海眠春秋麟獲日
庚子鵬來年營魄三尸如
膏肓二豎踰本因支骨毀
翻訝捧心妍以心痛卒玉樹埋將迫
金莖病不痊慰書煩

孝緒却藥少醫扁撫舊人人戀
傷心事事捐魂辭宋
玉去藁托所忠傳伏櫪駒差壯
歌益鶻早暝夜臺依
聖善秋閣鎖嬋娟不及分香履
猶聞墜寶鉤有情推
入夢無累割歸緣日月長何補
風雲快自便朗融歸
霽霽混池脫雕鑄佩惜干將化
棺堪塵尾填蒼皇鮑
山色冷落惜湖烟馬鬣封猶壯
魚燈闇詎難纍纍墳
四五轟轟劍三千宰木俄圍拱
佳城易鬱芊埋光騰

斗柄含氣吐蜿蜒本日城夸父猶疑侶倥佷計靈秋
照黯妖孛歲星躔直是魍魎寧分蟻與鳶舊游俱
短氣何事不堪憐思入張衡苦二甫悲將吳質纏明殷
侯正甫呼咄咄許掾殿涕漣漣七子孤徐幹與子生平一
仲宣衷腸須繞晉烈魄肯投滇忽報驚難定徐徵或
有焉聽來杯酒墮語罷帶圍膠減損也恍忽時譖語怍
營曉索筭那知寸草折翻斷百愁煎蹤跡堪驚虎幽
憂更怯弦羸軀困適軸跛足類拘攣滿掬揮鮫淚輕
裝漬酒綿暫馮青鳥達莫怪素車延欲哭仍枯眼將
歌已塞咽悠悠思往歲媿媿訐重泉茅本曾名蕙蕪

今反惜炫欲知吾變曾總為昔游燕刪筆推丁虞忘
形到鄭虔雄雖啖黃鵠哀不廢嗚咽蟬竊喜陪膺乘猶
甘讓祖鞭尊分御露美管奪彩霞鮮左癖編三絕輸
攻下九淵縱衡儒後俠跌宕酒中禪不受尚書命橫
翻開府筵中清籌罷漏赴懶影過磚風格留揚扞波
瀾借泝沿商空爭矯健大鹵放騰騫身任呼癡物官
初並冗員跡甘龍蠖近名忝鴈鴻聯慰別勤加飯分
貲與橐饋調歸形影合交入肺肝偏覓罕招難轉義
輪去更遄代興愚敢任後死恨逾懸痛欲隨蘭槁狂
今愧瓦全浮生長寂寂怒目縱睒睒百六貽多口尋

常飽老拳弔形添慘澹無計覓連翩牛耳誠貪執雞
尸敢放顛蕭條五子詠垂隔二鳴編欲勒太丘石親
題京兆阡詞場空滿目誰定筆如椽

哭于鱗先生八首

王世懋

宇宙無情甚斯人忽杳冥中原埋骨體泰岱失精靈
萬事輸垂白千秋付殺青松風在丘隴謾謾尚堪聽

其二

祇謂能窮汝何言遽奪年解憐猶薄俗深忌是皇天
世已河山邈人疑屈賈前樓空雪色斷豈不忍問遺編
公居有白雪樓因以名集

其三

真宰終何意浮生轉自疑誰令萬人敵以不假百年期
天地論才盡文章與數奇遺書
明主見應恨失同時

其四

大塊還真氣中原喪主盟風流不可見永夜望長庚
鷄骨生前恨公尚居憂龍頭定後名猶餘千里在不負阮
家聲公有子駒字千里

其五

不朽自吾道人間無大丹縱橫千載易偃蹇一官難

委骨憐神駿攀鱗絕羽翰平生國士淚忍向鮑山彈

其六

佳人難再得死友見何由貌有中郎想人非鄴下游
居閒無雜客送葬必名流莫擬招魂些君今在十洲

其七

海內論標格龍門未可攀曾緣阿戎賞得御李君還
交態死生外朋情季孟間何時素車往絮酒醉空山

其八

生平故人弟雙美愧南金片語憐才子浮名竊至今

公贈余詩云只今年少稱才子屈指詞林已到君 青山一慟哭流水若爲音

零落西州路空餘醉後心

哭李于鱗四首

余曰德

白玉樓成記屬君不堪淒惻故人聞撫牀色動延陵
劍展卷風餘郢匠斤滄海天寒悲逝水鮑山日暮黯
孤墳早知後乘元龍種千里驕嘶慰出群

其二

淚眼雙懸歷下亭白楊蕭瑟路冥冥傷心此日驚長
夜回首當時憶聚星九地精靈堪宿草百年身世總
浮萍朱絃慟絕音何屬併入山陽笛裏聽

其三

總轡崦嵫杳莫呼斯人何事卽長徂金蘭四海纔諸
子鞭弭中原自一夫渴病著書生未已孝廉將母死
仍俱茂陵日復來中使未識曾遺禪草無

其四

楚夢歌殘夜沈寥招君不返自魂銷陸沉虛擬龍爲
燭夢杳長疑鹿是蕉詩統拍梁功德大交情磐石死
生饒更言執紼何人事白馬哀鳴怨路遙

哭李于鱗先生四首

張獻翼

不遣風流盡文章北斗懸藏舟自今日御李復何年
劍氣秋原上詩魂暮雨邊但存千古事脩短任蒼天

其二

千里晤言同相看國士風雲初聚吳下星遂隕齊中
芳草殘書帶娥眉謝漢宮微言從此絕令我泣無窮

其三

七子不相待空林惟五君郢中無和雪天際有停雲
笛奏全披怨蘭芳半落芬重傷千里駿狐兔且爲群

其四

白雪非時調青雲豈世情齊亡天下士漢失濟南生
知己人何在忘年座已驚悲歌寄燕市猶可重西京

哭滄溟老師

李齊芳

謫仙鳴鶴返天閣藝苑逢人拭淚痕祗為琴亡鍾子
聽何關客散李膺門家無遺篋言封禪世有明珠照
夜昏搖落江南悲已老汶陽誰為一招魂

哭李廉憲于鱗二首

黃姬水

奇氣高才性不羈憐君溘死哭親時馬培未宿墳前
草鳩集先枯壠上枝千古障瀾垂述作九原理樹想
風儀山陽舊侶今餘幾腸斷王珣萬字詩

王元美嘗賦一百二

十韻以哭之

其二

江上相逢是長別百年灑泚泣伍胥濤乞文空諾徐君

劔惠綺真成范叔袍賦鵬人亡悲促界草玄篋在檢
重騷徒行千里慙徐孺酌墓何能致一醪

哭李觀祭一首

吳郡俞允文

余本中林士慄慄常獨棲王子特先賞飄風揚濁泥
蕭條榛棘林荒塗自成蹊

其一

君起濟水陽高視無匹儔與君共一世道里阻且脩
各言懷繾綣申章結綢繆

其二

綢繆復何為譬我服鹽車恨無非子御躑躅將焉如
分隨深情昵終當相與俱

其三

竭來浙江汜顧瞻若堂階矧乃經敝廬奈何復云垂

蹇步滯一方後期終難諧

其四

祇命陟大藩驅車赴河陽奄忽逢辰缺銜哀歸舊
壇枚淚未及收一朝懼殘殃

其五

物化固有紀流易無淹期百年須臾間冉冉從此辭
頽景豈再旦念之中心悲

其六

歛歔檢遺札字拙語自工句陳恥重襲文奇祕難通
何必希知音然後稱才雄

其七

言登太華巔矯跡升雲煙高清無翔羽金繩萬尋懸
何不訪靈藥輕身以延年

其八

嗟哉若伊人脆促易淪夷來者安足仇往者不可追

空懷蘭芳感何以表余思

其九

余思結不解歲月亦已除况復昧平生焉能使余疎
援筆寄苦調望遠增踟躕

其十

大名署中濮陽李伯承以于鱗之訃來告作

詩四首哭之

四川張佳胤

案頭新報惜湖詩濮上之音事可疑久解謫仙終厭
俗溘然捐館遂騎箕生來語出千人廢死後名從四
海知雙目如君堪自瞑傷哉泉路盡交期

其二

大招東放淚紛紛路隔重泉未易聞紫氣已沉秦觀

日玄亭猶護岱宗雲琴逢山水難爲調眼到乾坤始
信君最是人間悲絕筆不知地下可脩文

其三

隣笛孤城晚自哀哭君秋氣更悲哉風雲遇
主偏多難天地何心似妬才無故事傳滄海變有時歌發
泰山頽宗梁父作游魂者李白于今到夜臺

其四

當日羣雄共請成登壇得爾定從衡于時各抱風雲
氣末路俱爲幘被行未必斯文留後死坐令吾黨失
先生莫憂此道終長夜諸子猶堪守舊盟

哭李于鱗四首

嶺南歐大任

梁園歸去老菟裘聞道先生不下樓太白星沉滄海
夜岱宗雲散大荒秋歌風東國泱泱後作賦西京楚
楚流千古巫陽招莫返青山何處掛吳鉤

其二

金尊日向嵒湖開白雪泠泠一代才齊客詩傳三百
在關門書授五千來孟諸烟莽麒麟臥碣石天風鴻
鴈哀華髮凋零玄賞絕嶂前明月照崔嵬

其三

瑶草葳蕤獨閉關至今顏色白雲間相將向長婚初

畢便逐盧敖去不還孤鶴驂回樓二室片帆風引到
三山側身東望金銀闕憶爾仙人第一班

其四

過江諸子各天涯得我猶將劇孟誇自許會稽收竹
箭似從華頂弄蓮花代興共有中原約絕學能傳博
士家誰料交游携手盡扁舟淮海夢高沙

四明沈明臣

文章直是眇三都王李今稱兩大夫濟上忽摧華不
注幽州似失醫無閭荒荒日落中原暮泱泱風微大
國孤悵望晨星還數子不堪清淚濕江湖

譙國曹昌先

清朝雅望擬龍門歎息俄成異代論一斷朱絃空日
月長留白雪照乾坤五千言在憑誰授三百篇亡且
爾尊謫籍祇今人世滿未須詞客賦招魂

其二

白雪樓空薜荔霜惜湖寒月正蒼茫一官總讓文章
大百歲寧同姓字長劍化青山猶黯黯琴亡流水自
湯湯松楸寂莫中原地多少生芻哭道傍

雲間莫是龍

盛世評才侈建安當年赤幟立詞壇連牛氣盡龍文

暗千里名留駿骨寒歷下青山成夜壑樓中白雪化
哀瀾慈明自愧論交晚人代空嗟御李難

玉峰梁辰魚

蕭蕭不注山南路細雨孤村憶別君刻水還期重泛
雪帝鄉何事便乘雲千秋北海青樽竭一夕中原紫
氣分極目三湘悲楚些傷心忍誦大招文

當年孤劍走齊疆曾記題詩過草堂岱岳雲霞原有
路長河波浪已無梁青衫獨下江南淚白雪空吟海
右章何日山庄重繫馬楓林樽酒對斜陽

羅良

濟南天下士一往竟長年高臥功名薄雄飛詞賦傳
先驅神物妬後死故人憐知有延陵在招魂共惘然

其二

攜手齊河道離筵酒慢青忽殘梁苑賦乍失漢庭經
一束人如玉千年客已星浮生成底事悲往淚漂零

其三

文章空逐鹿道遠竟天涯力絕追千古詩成失萬家
志安知燕雀年不禁龍蛇灑淚山陽笛相看歲月賒

其四

歷下逢君日疎狂氣轉親賦來疑是鵬筆往竟爲麟

宿草三年隔遺文一字珍斷絃山水意寂寞向誰論

朱多燿

春色乾坤黯不開驚心忽報泰山頽定應明月騎鯨
去或有悲風讖鵬來友道可忘金石契詞林初失杞
枹材主盟豈獨思諸子招隱淮南未盡哀

檢罷魚槭一斷魂文章白首命王孫

公報余書以白
首效執是圖

平生淚自神交盡萬古名猶死孝存著作先朝虛

虎觀風標後進悵龍門何須漢帝遺書問已見人傳

道德言

哀滄溟

攜李戚元佐

予昔在儀曹滄溟先生奉

萬壽表來見友人徐子與別二十餘年亦來乃相
將集燕市邸尊酒黃花稍稍論詩甚懽予時方有
子雲壯夫之悔甘自斥遠乃今哲人云逝追憶往
事不能不深恨當時之疎逖也為哀辭哀之

生平元禮懷瞥然幸一御齋齋三年隔人言君死矣
斯言良可疑予心能無悲

大雅紹絕響風流繫先覺縱橫人間世千載仰玄邈
蘭摧蕙蕭條何人賦大招

慷慨燕市飲一一古人意有烏符妖讖鮑山忽東墜

援琴自長嘆聊爲白雪彈

仙人不死藥云在三島下君家滄海邊何不求此者
溟渤多風波列真涕滂沱

令德不可見中心鬱陶爾惻惻已吞聲誰能終護此
亡矣濟南生微言當何程

神物墮世間不久且化去吾以寶寓人急索還故處
事理固有然人徒苦怨天

誄

姑蘇劉鳳

歷城李君當

世宗肅皇帝時登朝位列曹郎時景命熙洽四方學

士大夫輻湊省寺然自李何以還氣亦稍衰下矣
公與三數少年夙夜淬勵力振起之風於是再變
雄峭竒勁矜厲莊遠可謂古之極軌無復遺憾詩
則唐氏之盛七言軼丙且之餘轍極豐隆之杪勢
自昔構篇者未之有矣免關內後居數年復起兩
歲再遷以太夫人不祿歸遽卒嗚呼若君之生實
二氣之光靈數百年來所孕毓以顯章我國家
盛業昊天有成命非所得議其長短也即不登三
事然使一代之文與典誥並光四始六義王風不
墮是誰之力歟余與君同舉吏嘗接杯酒慇懃之

歡自後相見亦甚疎獨聲氣之合有槩於中遂爲
之誄

於維浩淳厖深混溟瀚瀚光象陶冶無名孰可儀軌
儲與誕精穆允乃初劭質以正迹亂爽耀式遏三靈
挺以日愒窈汰焉取麗靡之降浸以謾侮弊撥姬掩
流散墮窳不有高張更節易柱風之蕩蕩不圖庸庸
粵乃皇造惠諭九土矯矯李君覃作於魯泰岱融絡
蒼精嘔育纏戒毒八分星璣燭煜時文峻命疇不祗肅
昌徽茂符見象川川瀆苗裔肇啓漂黃歷處襲殷逮周
窮於汗竹賻始莖日姓越乃邦族爰所憑藉亦既湛畜

氣之和雍遐不熙淑時乃有挺颯颯其詣恂美沉梁
敦備醇至介以幼清齊給辯肆秉斯烈朗恬不待基
洪承顯休迄我數黃駿發於文薄於霄戾佷奇麟振
駭疾龍掣條出間入莫知其際風雨飄忽體變機勢
芬思敏裕虛神漠志蹠蹕玄昧幽理翳翳力自標建
黜絕侈弊古有休則是惟弘諦曠代綿邈抑豈無綴
時與道裂重茲言憲河洛騰涌滔音恟懣結駟方馳
鳴鑿顛蹶乃徂自東奮彼千裔式從選造一有揚藝
翩其飄翔載惟專厲昭亮介業不忘劬勤時之淪踰
獨我其繫誰謂繫淹以先朝喇誰謂邃遐欲及吾世

瀟追爰始排仇謗，諄隱軫雄深。轢輔佻易鬱，勃氣往
凌切才肆橫，奔絕驅焉復。曩態叶他拓落逢時偃，蹇
曹闢叶徒抗論振矜正，色抵袂朝右。畢傾英賢以彙
焱涌雲蒸籍，甚逢氣憑負。節俠危行高，睨二三君子
共獎厥懿推。瀾泝源浮揚，擊汰同律緝。聲陳風敘致
調上微急，節峻音比格。以慨憤偏宿，沈鷲激則哀。促
疾則強伎壯，絞彌極慘不傷。鬱駘藉無當，脫略恣睢
在衷斯喻諷，而無刺情動言形。抑豈其細止，怒懲忿
風政焉寄垂。乃兆衰競亦和，沴齊氣之奮不乃。佗僚
質文相變代，有所岷雅鄭。殊曲孰知其暨，彷彿自放

御有逸轡，譎而能整切。人不媚極，所蕩沃排調。貴位
與旣洪，苞芒亦廉劇。儻併不殊曾是足界，所務快心
遑忤觸計衆，或側目從之。釁類乃願發，舒託於涕齊
遠棄列埒，非謂則醉。偈似如茶幾，何不麗出守。畿輔
邢襄焉試身，可抑折中。何諉誣檢察六條，孤立行意
狂笑山川，碣石曠恚觀。自有自失莫敢，婞媚据理心開
刺史高第，稍用序遷。受憲關滋，封傳薄移。紛毫髦
輔以文法，胡寧藝事。緼藉無害雅，所湛漬德之休明。
膠遂所視敦，惟在寬國中策。篲誘啓弼，成邁績上最。
聲勳素積，榮聞塗曳。云何涓涖，不可涉揭。惟薰自煎

噉固來忌英雋並游愠於大憝容與濟上句請蚤稅
芳之不邵豈惟鷓鴣相望携手隨踵言逝取酒貰媪
織絢忘衛千里命謝憑心獨喟綽其弘高徐然域外
屬運更始乘天之濟惠此群公徵命遑逮無余舊疆
推擇言莅致令舉典俾新於治公曰驅之賦於百吏
敢介用逸臣職覃瘁式時荐征朋從方萃爰登其幾
勿庸以次再陟作監蓋且未歲昭茲雋功榮寵相穉
茂揚豫土匪亟來宇追綜召周赫赫分地庶其益躋
隆我鼎司叶息利慈養條違盡焉摧毀在攸亡何遽軫
傷泗殄矣伊人邦之云悴人倫岳隕典墳靈墜有識

纏哀豪彥興涕斯緒遁造失之胡亟烈烈桓桓白日
幽瘞嗚呼傷哉憶昨道周歎言江汭死生契闊胡泣
之啜間承燕閒殷奉崇議刊酌流略軌程篇制騁觀
三五宵渺閔邃掎擊作者鉤深探秘標之道萃崛稱
雄愾非之先覺猶餐後悔晉氏流靡餘波方潰子興
視之豈獨無裁俛仰一時綵足罄欬即有避回辭何
不載洞達中懷生氣如在慷慨謂何旋即冥昧嗚呼
傷哉公首闢沉越再輯玉軼代興伊誰錯衡是繼操
馭學駕其功不啻緬想容觀郁何棣棣狀不甚偉視
精而銳疎縱不拘敢往開窾造辰彌海雲清霧霽比

量絜度云孰能企萬務糠粃才術氓隸蒙叟臭芬曠
祀遙酌喀然俱忘惟爾清馘嗚呼傷哉故以彼昭塗
議君之出叶尺不固其節庸有所缺叶窺忠蹇投軀
獎恤赴義業雖未融精貫可示禮有表署大夫置貳
公於厚終可謂不匱良友矍矍急公之嗣悉取其書
使遂傳被蘭臺石室將焉著記生平故人不聆吹瀝
總一厥文徊遑嘆噫叶烏包洞鬼神含朗方罍九原
可興嗟孺子歎死者復生生者不愧嗚呼傷哉

祭文

山東巡撫梁夢龍

惟茲齊魯賢哲代生公之崛起更擅才名探珠龍淵

蜚英甲第馳騁漢秦睥睨當世垂天之翼縱海之鱗
奇葩玄藻昭揭古今三陟法曹一麾畿郡藝苑清芬
甘棠令問文衡載秉志稅積衰化洽關中韓歐是推
引疾東山徜徉泉石再起觀風薇垣沛澤總憲河洛
龍門望崇慈闈仙逝臥轍靡從悠悠洪河巍巍華嶽
馳想風裁永懷先覺惟公體道忠孝不渝聖室讀禮
廊廟位虛五十七齡詎云非壽觀察清階宏施未究
溘然一疾曾不少延台鉉方屬大化遽遷調掩陽春
樓空白雪箕尾上乘文光未滅龍拊楯茲土麗澤為
親竊謂交孚宛若有神邂逅幾何淪亡倏覩頓令一

朝竟成千古陳醴潔牲脩詞告誠公其來格庶慰鄙
情

又

山東布政徐棻副使徐用檢
署都指揮僉事李希周等

東山巍巍東海汪汪山海氤氲誕產賢良德則璠璣
材則豫樟學富珠玉揮瀚如揚千軍筆掃蚤掇天香
帝心簡在擢峙巖廊圖事揆策正議昭彰上塵時艱
遷補名邦寒潭秋月陰谷春陽六事成備群黎允康
歌謠滿道曾號龔黃督學關輔身範綱常文風丕變
桃李門墻載握憲符攬轡入梁河洛澄清風紀振揚

邇歸讀禮寢食惶惶蓼我廢誦霜猿斷腸孔孟故里
公之同鄉聖賢至教公已備嘗天假數年鴻猷更張
鹽梅調鼎或亦可方詎意長庚倏爾淪亾諒赴玉樓
賦對彼蒼生平詞翰積貯縹緗覩者墮淚惜付杳茫
幸有鳳毛志節軒昂紹公遺燄將翱將翔公雖溘逝
令聞無疆棫等叨蒞茲土景行孔傷爰集香楮痛奠
一觴

又

陳九疇

仲尼有言君子慎辭寥寥誰解千載於斯嗟乎先生
文不在茲北地反正先生繼之凌廟中原顧盼生姿

手闢榛蕪周行有夷彼不相謀成章卑卑第畜楊馬
風雅是伍天下泚泚作者自苦庸冀其後而徵諸古
邦有文獻曰齊與魯文學天性爰始尼父著在六經
文章之祖先生摘辭亦繩其武嗟乎先生旣擅于文
吏事亦易西曹平反近畿臥治三陟外臺其如斯示
身固遭時學弗阿世于道苟合于俗寧盤十年移疾
靡請弗避拜命起家亦惟上意嗟乎先生出處大
節日月爭輝鄉有先覺後人所依胡天不弔與世遽
違國申休杵哭者盈扉矧駒朋輩而不沾衣丹旌在
庭長駕將歸辭以告哀物則良微

又

隆慶辛未春三月十有一日歷下滄溟李先生靈輅
稅駕將封夜堂三司長貳王宗沐等慨哲人之永逝
增今古之長悲引紼酌酒而侑之以辭曰猗嗟滄溟
曷存曷亾亾者蕩浮埃而存者敝天壤其渣滓已膾
炙人口而精者與元化而翱翔斯文未喪大雅未亾
孰是崑丘而瘞琳琅孰是驪淵而闕珠光蓋今古一
抔同淪浩劫彼牛眠馬鬣疇能與茲丘相頡頏耶猗
嗟滄溟神固縱游八極矣而體魄於此乎終藏升爲
星辰七曜用章止爲河嶽四維奠方蓋金石匪堅而

彭聃亦殤矣
茫茫宇宙孰短孰長
千古永訣盡此一觴

嶺南歐大任

嗚呼泱泱東海
崑崙岱峰李君挺起
獨亢文宗原本
詞騷揚屹風雅
登壇齊盟西揖
作者天目維徐吳郡
維王廣陵之宗
南海之梁五子
一時天衢驪裏
予與黎表方遯嶺表
君驅上駟相遇
中原汗灑風呼
萬馬亦奔昔君西曹
邢州出守視學于秦
橫經未久中年勇退
乞歸鮑山潛心大業
日捷其關醉矣天全
辭焉神王安石不出
五十益壯丁卯有詔
起君於家浙

藩汴臬陟岵日嗟樹
護忽萎泣盡繼血九
泉可從喬木竟折濟
南經術海右人師百
身莫贖天意何爲黎
生在京予滯光郡訃
自北來風流頓盡昔
年江北別君竹西飲
此代興敢貳以携游
龍崑崙君今豈死海
岱炳靈萬年在此嗚
呼哀哉

又

同邑許邦才

惟靈間氣挺生斯文
攸係解曠千載才逸
一世君親大節移孝
爲忠出處大致達不
渝窮青雲結友白雪
論詩思通無間妙絕
當時讀碑較里覆棋
餘技詞濤峽倒文芒
星麗粉署懷香梓里
勿藥畿內理繩關中

振鐸憑軾兩浙攬轡中州翕翕輿望濟濟名流邦才
生得同時童習比藝相然以諾相許以斃山棲同隱
宦轍同遊吟情觴興道味窮愁四十年所有如一日
莊同惠異君斷予質邇年婚媾尤出天然一載丘園
同病相憐予髮已皤君顏未改百年之願於是乎在
歛然邁疾溘然常逝非慮所及豈情所計數月以來
形神俱喪雖勉生存已失骯髒地下同遊宿昔夢寐
相隔幾何死生爰易即兆有期俄當永別臨柩一哭
肝腸疾烈

詩

許邦才

上春隨杖出簷扃霜覆前除感不庭空望白雲人已
杳遽萎青草淚方零憑陵灝氣乘箕尾突兀中天見
歲星二百年來文墜地滄溟岱嶽寄儀形

又

任登瀛

詩豪誰復探驪珠感慨曾經舊酒壚函谷振衣凌太
華錢塘獨棹醉西湖黃金骨掩重泉杳白雪樓空片
月孤奠罷椒漿河淚注哀琴絃絕立踟躕

又寄弔

濮陽李先芳

四海論文二十秋夫君佳句勝曹劉懷中久握連城
璧歷下重開白雪樓入夢長庚元不偶行空天馬故

難留灌園剩有山翁在倚杖柴門哭未休

又四首

門生于達真

十年高臥白雪秋聞道仙居每在樓一自騎箕去不返平陵日色澹相愁

李膺何事罷登龍曾國諸生失所宗傷心欲擬招魂賦知在華陽第幾峯

雪樓轟轟黯諸山雪調寥寥千載還精物轉為天上
有唯餘此曲向人間

十二朱樓夜不扃仙才原自厭塵溟東方一葉人間
世太史應占識歲星

附錄終

其一

王伯稠

盡道文園臥俄傳岱岳游聽來俱墮酒訪去欲回舟
名大時人忌才高造物仇空餘千古淚灑向暮江流

其二

此物千秋遇一朝安所之驪珠世已失燕石爾何為
天地都堪擲精靈未可期蒼々華不注心折白煙馳

其三

齷齪乾坤態雄飛日以難為郎甘擊筑臥郡幾投冠
死豈青雲重天留白雪寒即今知汝少吾欲向誰彈

其四

凌厲中原日縱橫萬古才一埋和氏璧無復酒人杯
大海魂俱杳秋風鶴自回蕭條草玄宅過客有餘哀
其五

車馬忽如夢高賢非所親寧隨灌園客肯作折腰人
削跡段干木躬耕鄭子真千秋泰岱色巖嶮在蒼旻
其六

歷下無雙士淒涼一古墳琴瑟流流水盡笛向白雲聞
敢謂留王粲空懷御李君龍門滄海上寒雨日紛紛
其七

江海悲時變乾坤憶爾賢雖一驅五紫馬徒剩一青氊
愛子收遺稿佳人江斷絃十生龍劍氣空射斗牛邊
其八

人間沉大雅天上墜長庚嗚呼共東山李寒騎采石鯨
雲愁千古色波咽九河聲落落西京後夫君獨擅
瑞郡况叔祺

樓上飛飛白雪花樓前甯發恹千家斗間氣色曾天
地身後文章自泰華賈傳未湏悲鵬鳥鄭玄早已

龍蛇眼中多少曹蜍輩人世厭厭未可
其二

乘風歸去白雲鄉世路寧須論短長張翰猶堪
舍宜集 付錄 三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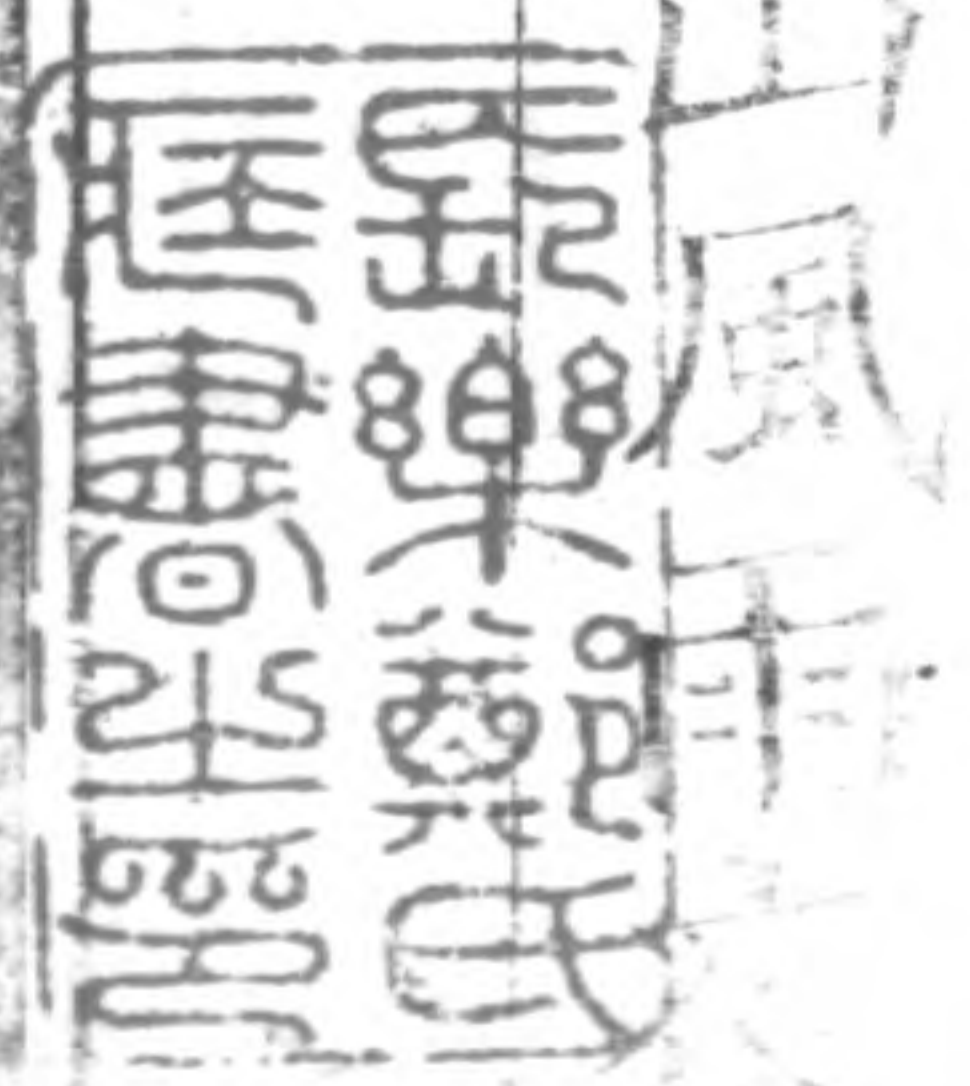
曲麗姬無復淚千行黃金大藥欺山境白玉為倚
帝傍悵望丘原何日起招魂以擬問巫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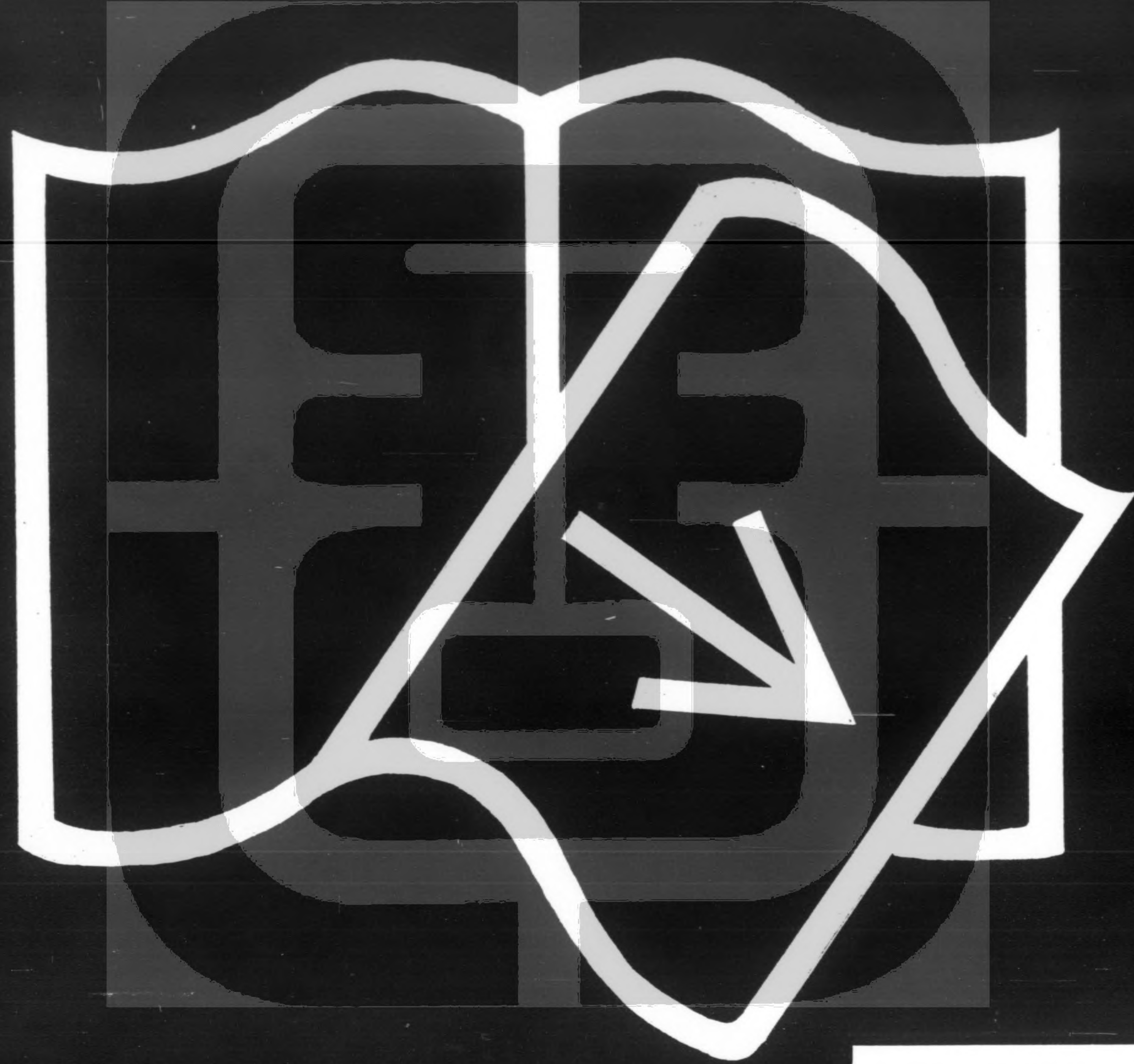
其三

百年擾擾總塵寰何處逢人問九還東海大風遺魯
國西行真氣散函關尾箕騎入雲霄上詞賦憑陵宇
宙間楚客從來悲感慨不堪墮淚向牛山

其四

文苑當年數慶陽山東李白更飛揚代興得爾推齊
霸染翰同予侍玉堂岱嶽烟雲秋黯淡鮑山風雨
寒涼南州亦有牛刀束極目中原路渺茫





原件短缺

P34以后缺

